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七目錄

江西二

知府

葉宗茂　郎敏

楊任　翟溥福

葉祇　王昇

李繼　金潤

張弼　李良

陸廣　胡彥

顧確　鄧應仁

曠璠　朱謙

蘇暘　曾與

宋以方　康河

祁勅　張猷

徐瀕　蔣玦

陸化淳

同知

王佐　施奎

張瓛

通判

虎堯臣　黃尚質

推官

林萬潮　劉脩巳

知州

顧光遠

知縣

俞貞木　張彥方

鄧顯　吳源深

范琛　仇相

湯建衡

縣丞

李恭懿

教授

黃鰲　張時宜

教諭

陳雅言　陳賢

訓導

金固　劉子欽

唐欽堯

目終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標　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七

江西

知府

序故葉太守宗茂事　朱升

新安葉宗茂有淸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爲之賦詩而其里之老友朱升爲之序序曰宗茂葉廉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蓼自幼具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蓼訪之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

兵旋至縣郡邑宗茂從鄉兵奮禦稱能後四年江南
開省或薦之起家知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
既而鎮戍官適前從統鄉兵者于是上下相安得其
撫字之政再考乃代代者不善於民宗茂美聲益遠
播矣使說蜀說所長也既而不遣使督造戰船事集
使守饒饒境接婺源民雁其至戍將與之不協不久
罷去謫濡須二年讀書治藝不戚戚或又摘其所督
造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城築所賦尋仍十倍其家
產不給也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終嗚
呼宗茂而止于斯耶宗茂風神秀徹言笑娟娟好讀書

吏不數過成誦爲人北方解說無不輸者隆師親友好賓客急人貧難有國士風作詩有思致多所論述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爲于世者往往以器略待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爲謙退推讓以苟悅人視巳之善如人之善視人不善如巳不善非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譽毀以此楊子雲曰世亂則賢聖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氓困于供億仕則困于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田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

三四十年不亂卒其經業名進士也展其政事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壽斂華而實爲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使衰老者得所倚賴豈不甚善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邪始宗茂從予游與婺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旣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念其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予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未始絕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閒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已矣吾與仲謙何時而已邪

饒州府知府郎敏傳

實錄

郎敏河南濟源人洪武七年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監察御史九年七月以能陞饒州府知府敏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廉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之冀獲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故如敏言於是各以其家長至京辨其誣詔遂釋諸大家誅妄

袁州府知府楊任傳

忠節錄

楊任浙江嘉興人母章氏初生任有胡僧過之聞啼聲歎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免刑僇耳任性至孝嗜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壬午事定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去善不可子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大舉事泄任與子澄俱被擒至京磔于市任子禮坐死籍產族誅凡九十三人任婣婭金莊章范諸姓發戍遯者又百餘家云

南康知府翟溥福傳

黄佐

翟溥福字本德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筮仕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爲政一以恩禮爲本民甚戴之縣治近九華山山麓多虎爲民患齋沐爲文檄告山神曰民罹虎患令之過也禍于吾民寧禍于令身二日即殲巨虎一境賴寧邑人勒石紀之移知新淦田里廣而政冗訟繁能推誠布公教民禮讓秩滿陞刑部主事用法平恕進本部員外郎尚書魏源薦其有牧民材出爲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情捄疾苦省刑罰禁横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擅取富室穀

乘及收漂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論以強盜悉寘重典溥福盡杖而遣之闔郡服其明封境瀕湖舟楫苦風濤無棲泊所遂捐俸築石隄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後共立廟祀于隄上政暇遊廬山見白鹿洞書院遺址經元兵火蕩爲瓦礫喟然興嘆以爲政本在是乃捐俸率郡邑之尚義者重新建之延致仕何博士爲師簡民間俊秀子弟受業其中會朔望親臨爲生徒講解老稚觀聽動以百計自是郡民皆知慕學者續赴部以老疾辭侍郎趙新嘗巡撫江西知其爲人甚詳厲聲曰翟溥福江西第一郡守也豈宜遽退悉

乞累日始得謝事别郡之日父老以其清貧孕持百金餞送澥福力辭不受皆挽舟涕泣不忍舍因爲常立廟祠焉又配饗于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濂溪與菴也後并祀賢守號六老堂年六十六卽投老歸杜門却掃惟觀書教子孫講誦而已足跡不到公府口不言有司政令居官三十餘年俸祿盡捐以營公務故家居田宅絕無所增平生廉謹剛介始終一節庭逕蕭然清貧自甘年七十一卒論曰儒生謟文墨而忽公務俗吏事簿書而急操切廷月韜之過也韜則瑣瑣條貫於風化罔所裨迂則悁玩

覬望而下緣爲奸夫條貫之稍而風化之遺弊端莫
究而奸利緣起此守令所以難其人而民受害也秉
公廉則不藉爲任禮教則不廷若翟清福若得之矣入
國朝東莞號多賢而鄉評謂清福爲最驗諸厥施信
哉

江西饒州府知府葉公祇墓志銘　王直

公葉氏諱祇字周道更字履道蓋楚沈諸梁之後以所食采爲氏居南陽至晉有諱儉者爲括蒼太守因家焉其後又徙上虞高祖萬曾祖明祖某父良玉皆不仕公天性明粹喜讀書早喪母董氏又喪其父皆能以禮居喪不惑於流俗嘗受學鄭陳文昭樵李鮑仲孚二先生皆元故臣博學有文章嘉公篤志爲之傾竭底裏由是學行大進洪武庚戌公以明經取進士第得定襄縣丞兵荒之餘民未安業公勤於撫字流亡來歸乙卯坐累謫涼州公處之泰然曰吾無愧

於心足矣日杜門爲學有詩寄子曰不須詢遠道窮達信乾坤更號坦齋又號尋樂作賦以見志士大夫謫居者皆宗之守將西寧侯宋晟亦延致家塾爲之師已卯求賢陜西按察副使羅某臨江知府劉鵬上虞知縣李惟忠皆薦其學宜任史事遂起爲翰林編脩又有言其堪任風憲者復陞廣西按察僉事用法平恕獄無冤滯吏畏而民愛之嘗兼緫三道印出按郡至遷江會洞獠數出没爲害吏民洶洶欲避去且以無備諷公請少避公曰我去汝縣官必遁民何恃以安即命料丁壯立保伍寇來併力禦之彼豈不畏

死即頊之報益急公下令如故不爲動寇亦卒不敢至永樂初以吏事被逮籍其家惟蒲田弊廬故書數篋而已事白還之仍命與史事書成陞考功郎中公進退人才品第高下小大各適其用尚書蹇公一以藻鑑任之他不涸以事會脩永樂大典徵天下名儒命公爲副總裁稽經考史無不愜當仁宗皇帝在東宮緝熙聖學擇儒臣侍講論公預焉其言于上者必堯舜周孔之道非是不以陳爲郎中九年俾食四品祿職如故公重聽誤以爲授他職上親灑翰授之至今寶焉久之公引年求去不許乃自言於吏部曰祗

老矣猶叨祿在朝人將謂何上若不棄願得一小郡
牧民庶報效萬一吏部以聞即拜饒州知府公先教
化後刑罰興利去害攉姦植柔民無愚良不愛之如
子水旱爲災憂若已出每齋沐致禱必獲有年人以
爲德之應郡故有磁窰銅冶而丁調不減他郡公爲
力言於布政司得減四之一時方營造工之受役者
當給糧贍其家布政司下饒州於遠輸內留八萬石
給之公謂非戶部意不可衆譁然利其便請必從公
終不許未幾部符下他已入倉者皆反之民促遠輸
勞費彌甚衆乃服公明決皆拜謝布政司亦自愧其

所行凡再遷職京師皆以恤民隱革弊政去汙吏爲急然謂饒之風俗厚其民易化有訟者必以理諭不付胥民知公之愛已也多悔悟而罷有婦代前夫子訟蓋欲資其後夫公揣知其故窮詰之以母子不忍爲詞公曰爾不忍悖其父而從人耶婦慚伏逃去由是無理者不敢至其庭訟簡刑清民歸德焉戶口增至萬三千士之取科第者加數倍於昔公年益高而燭理益明遇事亦若無足爲者嘗賦詩以自適辛丑八月有疾作書戒子孫以睦宗族和戚姻重義輕利毋貽譏於後世尤以不能報國恩爲慊是月廿一日

卒於鄒屛之正寢距其生元至正壬午三月初六日享年八十鄒人無賢愚貴賤皆哭之哀平生爲文甚多號坦齋集今所存者南行藁退朝藁芝山藁經進藁及經筵講義

江西撫州府知府王公昇事略

王昇永樂甲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　朝廷詔天下壯邑擇有才望者爲之授江西安福令扶善抑惡以民瘼爲己憂甫七月境内順治以舊官代還邑民涕泣攀轅塞道改湖廣羅田令蒞任三載百務具興今黄郡誌以廉吏書歷大理評事左寺正鞫讞解嬈類多所平反宣德五年詔求良二千石少傅楊士奇薦昇出知江西撫州府時論天下治平以撫爲第一九載當遷撫民三千七百餘人列疏請留聞于朝上嘉之加正三品秩仍掌撫事疾作上疏乞歸居鄉

慈善樂施凡親戚宗黨有貧乏者婚姻喪葬之不能舉者悉傾囊助之生平澹然無欲惟養一鶴自隨暇或鳴琴歌咏時人蓋方之趙清獻云

南安府知府封南京刑部右侍郎金公淵墓碑

弘治癸丑夏致事南安府知府封南京刑部右侍郎金公卒於家明年甲寅公之孫鄉貢進士麒壽援例以卹典奏請于 朝上命工部營葬事遣南京禮部致祭于家公金姓諱淵字伯玉靜虛其自號也曾祖諱仲實祖諱銘世居錢唐 國初以閭右實京師占籍上元考諱鑑號安晚翁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妣姚氏贈淑人世有令德慶鍾于公生而器識穎敏甫若亂父母教之詩書應口成誦年十二從安晚翁遊華陽洞索紙賦詩人以神童目之尋選充郡

庠弟子員銳志經學正統戊午登應天府鄉解搢紳
長者多忘年樂與之游春闈卒業胄監授司務兵部
以宏才雅操爲大司馬王公驥徐公琦鄺公埜于公
謙所器重凡軍國大計公多與聞所言屢中事機諸
公益奇之有言赤斤蒙古地產異物可資軍用者議
欲取行之公言昔有小校顧誠者因凍餒嘗獻其技
遣用於迤北將失所誠亡命佗處使彼知此以藉夷
狄貽患非細柰何啓其端也事遂寢已已春公見北
虜凡刺勢熾潛謂于公曰鬬冠邪茂七不足慮可慮
者凡刺也秋必入寇宜預防之旣而見鄺公鼻準隆

況知其弗辭時內閣輔公亦謂公曰天下事某未盡
知君宜有以告我公感知己爲之盡言多見采用其
時尚寶丞夏公瑄主事王公偉咸負用世才慎許可
獨深契公每談國計至竟夕忘寐是秋虜犯邊
車駕將親征公白鄺公曰小虜不足煩　聖躬公盡
一言鄺公愕然曰事急矣奈何爾爲我白王冢宰胡
宗伯二公公往言之遂率諸司聯章上陳不報未幾
將臣失律　鑾留虜庭京師戒嚴公卿相向而泣公
自于公曰大丈夫臨危授命正在今日豈徒自經溝
瀆耶當獎率忠義之士養銳詰兵堅壁清野以待之

使彼進不得攻退無所掠不數日當遁去矣于公救
泒謝之於是召募義勇數萬人以守虜入知我有備
且無掠食果遁去有言置藥水草中可毒虜衆人馬
公曰　祖宗以天地之心御四夷虜猶背德寧有藥
毒可禦侮耶不果行于公問守衛　大明門欲青堊
木刀爲杖如何公曰刀劍用金利器也今用不利之
器守衛可乎于公卽奏關武庫取　國初兵器用之
自是軍容復振明秋虜服罪奉　駕還京群臣出迎或
疑虜有變趑趄不敢進者公曰主憂臣危臣子於君
父所在可畏變耶遂出迎拜時　謂于公有翊衞功實

不知公贊襄居多公不自伐也未幾擢公知南安府公往竭心郡事凡興學勸農省刑薄賦養老尊賢以至樹蓄溝洫之務靡不脩舉先是境多虎害公檄城隍神俄一虎自投檻中羣虎屏迹不踰年境內大治民愛之如父母九載秩滿當遷民無老稚咸遮道攀轅留之吏部考最將膺鴻漸之用時公季子紳仕刑科都給事中屢摅忠藎納說犯顏曰被 龍顧公嘆曰仕宦貴知止足吾有子行吾志矣吾其歸乎輒懇乞致事時春秋方六十有一聞者咸高其風後給事陞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再轉刑部右侍郎公兩受

誥封中議大夫贊治尹及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旣而侍郎爲公構保節堂蒲石軒洞天清賞及承貞別墅歲時偕鄉大夫捧觴上壽以爲慶鄉人榮之自是海內致政諸君子如大司馬王公玆咸邀公入耆英會繪圖賡歌輝映今古蓋慕公父子之賢也無何侍郎公卒孫麒壽舉鄉貢進士孝養備至公日與賓從娛樂忘其身之在老境也弘治癸丑春一夕公就寢鄰火將延公屋家人奔救公公止勿怖但指心籲天火亦尋滅久之公疾作一日起坐賦詩如常俄[illegible]僉熟寐而卒時七月二十五日也享年八十有

九公天性孝慈爲鄉人取式胸次高朗澄徹端居一念可對神明其視得喪榮辱若寒暑代謝於前而心不少動待人有誠喜接引士類雖高年猶淸談亹亹不倦與至輒鼓琴賦詩嘗擬伊尹操以況其志時或寓筆山水間天機所到咫尺萬里人皆寶之涉獵六籍子史傍及天官地志兵法聲律醫卜之學靡不究而通之所著靜虛稿外稿南山十秀集凡若干卷文章冲澹雅則有古作者風尤邃於易嘗畫圖爲解及著心學探微十二卷推明造化人事之迹鉤玄闡祕殆有功於康節邵子云

童軒撰

吉安守李君繼墓表

陳循

君諱繼字孟承姓李氏蘇之吳縣人其先本姓潘氏爲吳江人君之曾祖宜嘗冒李姓至今因之父茂實母吳氏徙居吳縣今遂爲吳縣人君生俊偉異於常兒稍長被選補郡學弟子員卽砥礪問學恥與不如已者伍學博士莫不器重之宣德四年卽以書領薦京闈明年會試禮部名在副榜授福建建陽縣儒學訓導教人學有造詣諸生賴之以成就者恆倍他館且負才氣上官接見之者咸以遠大期之君亦未嘗少自盡也正統三年河南禮聘同考鄉試藩憲服其

識鑑精敏以官建陽歲滿超遷國子獎掖賢能賑恤
困匱表然出其倫輩公卿貴人無不知其名者余每
奉制有事于廟學見君嶄然在儒師中心恒識之會
詔多官各舉所知以補郡守余遂以君名應 命下
擢吉安府知府時閩淛寇起屠刼其鄉聲聞遠邇吉
安無藉貧民乘之擄奪巨室之粟者邑不下數百人
更數日不戢相扇而起有莫知所至矣君適下車不
暇上請即督兵擒獲其首事者十餘輩皆撲殺暴示
九邑聞之帖然安輯而復除察平日惡聲著聞其勢
終不可遏者如吉水劉蘭秀萬安郭劭輩數人悉羅

之法由是毫奸斂跡無復有肆惡者人以爲得古人刑亂國用重典之意僚人有以此爲其罪訟於朝者余復爲陳其故得以辯釋還官未及一年脩舉廢墜作興學校賑恤饑貧民方蒙其豈弟之惠而以母喪去官士民皆欲乞留而不可得於乎君其吾邦之賢大夫孰許去而竟不可起而余爲之表其塋耶生洪武庚辰九月没以景泰五年五月年五十有五君性軒豁而志有爲使其得志有承將如神駿之騁長坂殆無復觀夷險而莫之能禦矣惜乎天賦之才而嗇其壽詎可使其見於設施有足尚者之不白於身後

也哉故爲之書而立於墓上之石

江西南安府知府張公弼墓銘　　謝鐸

成化丁未夏六月十有三日南安守華亭張君汝弼以疾卒于家其子寧海令弘宜將以是歲冬葬君祖塋之次以狀來請銘于予始予天順初與吾友今亞卿黃君世顯故方伯陳君士賢僉憲林君一中謙君於禮部蓋三十年于茲矣慨念疇昔一代交游稱豪傑士若諸君者固落落可數予衰下病且不死既銘吾一中又銘士賢而尚忍復銘君也哉君諱弼姓張氏汝弼其字也其先汴人八世祖稱斗山先生者宋南渡始居松江之華亭父熊應以睦族稱號村居子

用君貴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君少穎異過人既壯以詩經領景泰癸酉鄉薦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以言事忤宰相去國君作詩慷慨送之未幾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久遂有南安之命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為民患者衆君下車悉捕滅之尋慮民之貧而勞役弗息也亟請諸當道者俾均節之且得以食其力于商而樵採道路之利因亦以時興焉既又毀淫祠百數十區為社學凡先哲之嘗蒞茲土者若張九齡李綱劉元城諸公皆特為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則既祠而又別立吟風弄月臺以深致

景仰蓋於教化風俗之大者其惓惓又如此初君之外補也人咸惜之謂君者盍留以羽儀明廷藻繪一代太平之治君固不滿淮陽而卒有成績至是始謝病歸歸之日民蓋相與立生祠焉歸方三年天竟不慭遺以卒年六十有三而已惜哉所著有鶴城天趣濟和慶雲諸稿凡若干卷號東海翁又有東海手稿若干卷行于時蓋君手筆也君以靈識異禀充之學問老且不倦詩與文成一家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爲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君獨惇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將雖論議間雜諧謔而往往必

以理勝故彭都憲鳳儀嘗論其天分人品學問政事
有如此者而君亦嘗爲予戲評其所能曰人故以書
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爲最詩次之書又次之其他
則非吾所敢知也恒相與一笑而罷噫昔人稱趙孟
頫爲書畫所掩莫克盡知其文章與經濟之學然
則君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有感于斯乎

瑞州府知府李公良碑　　徐禎卿

李大夫諱良字堯臣爲人魁彥豪而軼性孝弱冠遭母喪擗踊五內血上嘔逆病遂抱病終身爲少好學純皇帝時舉進士第除南京刑部主事尋擢員外郎郎中治獄不設詐善窮人情明廓簡易民以不寃大司寇重可之凡諸曹疑牒輒移決焉牒就李大夫決無不人人當意願死者歲甲辰擢知瑞州府州民故輕訟好飾奸李大夫既長法令刑理又善窮人情決獄不惰於是郡治清而豪猾屏迹癸丙午歲饑民大饑李大夫善爲長短補貸之法以抾之全活甚重民

有掘地得大窖中錢若干緡走隸欲私李大夫李大夫曰此天以活吾民耳召父老會而散之民大悅其政體約而安惠而不費務爲宏博不要近聲古稱不煩庶其近之矣李大夫讀書善推指故弱冠即爲弟子師及爲郎時退省中輒爲學者講說循循不倦其守郡益表學官繕垣宇進諸生必親爲問難宣暢疑滯析若解𧧑諸生皆自以爲莫及也母喪去官尋遭父憂泣血毀性竟以疾終年五十有六任重道遠惜乎其未究也李大夫之先本是縣眞如鎭人也考綱封郎中母鄒繼朱並爲太宜人娶徐氏亦爲宜人子

二人緡憲憲貴加贈考中憲大夫姚恭人李人夫生有爵死有贈可謂高朗令終也已所著歌詩記敘若干卷藏于家

南康府知府陸君廣墓志銘　邵寶

南康知府陸君士弘得請致仕之三年弘治乙丑
詔進階亞中大夫又七年辛未以疾卒初君有南康之擢也予視學江西以白鹿洞書院為朱子遺蹟圖惟新之顧學田歲入民逋吏竊勸我稽閱間君來則喜謂諸生曰郡得賢守吾事將有托乎既而聞君病且致仕則又相顧以歎比予東歸得一再見辛未北上君病少間力而餞予湖上蓋不數月而君訃至矣年五十有八嗚呼惜哉君諱廣陸其氏士弘其字別號新齋世居無錫梅李村君祖安字永寧永樂中仕

至臨清縣丞清謹有惠政於是子姓日繁析而城居臨清生民表配趙氏有子二人君其仲也民表以君貴贈承德郎戸部主事趙贈安人君年二十一舉鄉試乙未卒業南雍王文肅公亟其器屢稱於人己亥丁父憂弘治庚戌登進士第觀戸部政以例歸省辛亥還部夢不利於母將告歸適公幹江南因省焉居月餘母暴病卒人謂之孝感甲寅成祔塋禮或賻之迺君謝曰喪具惟稱凡塋事雖細必躬諸子請代君曰此固所自盡也乙卯授戸部山西司主事尋監太倉出納夙夜共職計及竹木帶稍率不入於罔濫又

疏請輸賈待用無棄無闕而人便之丁巳監兌于小
灘戊午考三載還奉父母贈敕告于墓巳未巡督識
右諸倉蓋所涖地凡千餘里內鎮外邊武衛參錯官
吏士卒及防秋戍役若千萬人皆受給于君君公平
周隊畢精殫計而持之以恒事無遺奸論者才之以
涿爲道中議闕分司寓家人焉以便巡歷或謂君曰
且代矣何庸是爲君曰苟便於事代者安猶吾安也
卒成之會中官黃順辭退莊田　上以賜藩邸爾侵
于民司徒簡往覈者或舉君君毅然請行立爲駢之
民則大悅先是畿內諸倉有飼馬椒久腐且棄或祗

數給軍往往生怨君既酌給更立輸買法平糴直給有備無壞且省道里費以備荒賑疏上行之庚申再考稱陞廣東司員外郎總監太倉出納於同事有紀綱焉時京城米石銀三錢而山西輸者不啻倍費君請令有司輸買如畿倉收法壬戌陞湖廣司郎中每裁覈章奏惟民情國計先後重輕不敢苟徇是歲南康守缺吏部上君名比命下皆稱得人君行出潞河幼子衞溺死蓋於是病疾遂有歸志是冬疏乞致仕癸亥得命君歸建祠堂置祭田開塾延師凡諸家政嚴飭畢舉或問君官政鄉人曰吾不知政觀其家可

知巳家居數年簡出愼交人鮮干以私毎鄕大夫社飲雖甚歡狎而深長之思輒形于言旣醉則瞑坐待醒非夜分就枕乎居度步擇言審視詳聽几筵書策各有常置蓋自諸生至歸自官不忒于素云

周廷粲彥墓志銘

彭韶

百年來吾郡鄉試士獨正統丁卯陳冢宰一科登第最衆猶宋劉著作之榜然明年戊辰廷對所得尤多魁傑聲名之士内而保傅外而牧守森布天下人仰敬之若故饒守周公廷粲其名下士之一也公諱彥美丰姿有才諝曉暢世務初授戶部主事己巳之變郊有戎壘公提千卒分主給餉犯難冒險能以智自全虜去監收京儲景泰初遣勞軍于西蜀歸復差通州等處儹收芻茭公在京通出内嚴明夙弊窒穴軍民德之天順改元　英宗皇帝復位大行黜陟命吏

部擇郎官御史有望實者爲牧守得公等十有四人
宜入便殿面諭以治道賚寶楮賜宴而遣之凡此皆
前所未有異數也公拜知温州府淛東之俗習尚華
侈巨室好事關節以立聲勢吏胥缺輸貨于官以補
之高下有價士惰廢業累舉之人而前馬走善設閒
符同規囚繫以氣相勝積歲月不得出公到官正巳
率下内外有截申嚴禮制暇日課士而辟吏用所長
事務叢沓一見輙有斬斫剸㙜得宜訟獄小大刻期
與决多不越三日五日諸爲奸利相戒遁迹斂敢一
切改紀焉郡地邊海堧江沙漲存處不清而稅不視

業民以病告公按量得實爲更正之貧戶始復生意
他如學社與梁之類屬有司當行者無不完繕郡以
大治屬邑父老咸嘆賢父母以爲創見府學潘生游
以公直其裁匪逆黨之冤繪象于家祠之巡按御史
聞雜上疏旌公與政將再書考丁父封主事公憂服
除改知饒州府爬搔紏摘將以抑强扶弱而公性豪
整廉隅外見不能爲觬觬細謹態巡視九卿質證不
飾公恥之遂致官政而歸成化六年庚寅秋也於是
太夫人翁氏尚無恙公樂養之暇構載德堂以奉晨
昏寶賁堂以榮誥勑傍列勤友齋醴賓所搏卬軒以

備文會燕遊之適閩藩叅政陸公孟昭爲立歸樂坊
於其第十三年丁酉以疾卒年五十七

江西贛州府知府顧公雍墓碑　吳寬

公諱雍字德明世居吳中爲著姓曾祖祐祖榮皆不仕父爽永樂甲辰進士稱疾不仕教授鄉里以易師終身後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余氏贈孺人公少孤而貧篤志問學刻苦特甚宣德壬子中應天府鄉試正統丙辰登進士第選爲翰林庶吉士几四年授行人秩將滿用大臣薦擢福建道監察御史久之陞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俄爲姦民誣奏事旣白翁調知贛州居官五年以老乞歸年八十五而終實弘治乙卯年月一日也公爲御史最有才名嘗理山東長蘆

兩運司豐法宿弊頓革兩人便之踰年再出巡山東適值饑歲或建議犯徒罪以下者贖米宜加於舊公言今米價騰踊民方不堪使乘急多取是益困之也當如舊便饑民奪富家粟吏擬以強盜律公言荒政緩刑殺人者宜以獄死論一時全活甚衆至於吏或不職則自布政使以下輒劾退之不少假借時太保王公文掌都察院事以公得憲體移文御史凡出巡者皆當以公爲法歲滿吏民奏留一年　天子特從之及自閩臬調贑人頗爲公下平而公至則方溥詢民隱專以安輯爲事屬縣有長　河洞洞佷強悍不時

出沒劫掠屢撫諭之而勢益熾公以爲是不示之以威吾民終爲魚肉而已借守臣上疏言所以勦絕事宜朝廷用其策兵至則芻拙已具士卒用命捷奏蒙賜金織文衣一襲寶鈔二千貫以旌其勞公有治才遇事裁決從容不動聲氣事無難易無弗辦者顫故多訟民莫能欺若豪猾吏胥皆斂手以服人至於今稱之旣致仕躬治家政益有條理而節儉簡靜人莫能及雖老猶善談論每舉一事纚纚然始末不遺往往以居官之法爲後生輩道之皆可持而行也蓋公自入官以來凡六十年而家居平之康強自適福履

加厚有子孫慶再登甲科以司空屬考最復蒙恩進
階人以爲公榮

南安守鄧公應仁墓表

湛若水

正德戊辰秋七月二十三日南安郡守鄧公容菴先生卒于家越二十六年甲午其門人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揭先生善行之表表者爲表于墓石若夫世系具于家譜細行載于誌狀吾無表焉爾或曰請聞先生所謂表表者若水謂曰世詎見所謂善人如先生者哉沉默雅飭喜怒不形言色不厲雖其學力涵養則然然而厚得於天者不可誣也於惟先生之大善有七焉曰欽曰孝曰恭曰惠曰威曰廉曰儉是故穎悟天發德器夙成專門肄經人奇大器遂名邑庠

褒解辛卯非敏乎克敬于封君秋窓員外亦克敬于
毋劬繼母胡無間于二宜人居家雍睦無間言于外
內非孝乎爰舉進士奉使孔林執事有恪不怠君命
非恭乎出宰東流戢補蕭城圖難爲易德化是敦勸
農興學蔑不作人六事咸舉當道交推及守南安下
詢民瘼能行利害如己恤戚非惠乎鄰境盜興痛及
南安身率民兵以守以攻卒梟惡首以奠安民非威
乎鄰俗健訟以義諭遣歸者數千欵有擬獄一訊立
斷民以信從期勿犯公不可謂不忠也陟于南京戶
禮二部刑禮圖計咸稱其職不可謂不敏也大庾嶺

南番貨攸經例十抽一軍餉是供渥以清介前弊悉
祛商賈頌焉非廉乎綺素自奉口不擇味體不擇華
居官三十載宦如貧儒曰以遺後非廉而能儉乎惟
先生具茲七懿百善咸臻是以方歸而民遮道入肅
既去而民肖像以祠故曰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
是故表其表表者而出之以昭來裔先生諱應仁字
子榮

瑞州府知府贈左叅政鄺公璠墓表

費宏

公以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家明年公子鄉貢士壽淥沐疏公知瑞時討寇之功以贈請大司馬叕功載叅贊務謂有遺報焉 天子追贈公爲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於是公從子編脩灝備述公行來徵予表其墓上之石按狀公諱璠字廷瑞別號泂陵姓鄺氏其先世爲廣東高要人大父諱禰始徙任丘父諱觀政丞海鹽母尹封大宜人孕公時夢異人以犢角馬蹄嚼身牛尾書其門覺而公生自幼以穎

發姦
究獄

興聞弱冠學於莆陽陳秉善淹貫羣籍弘治壬子中順天鄉試明年登進士出知吳縣下車即有能名中使道吳知公不可犯例給外一無所索或有貴戚來郤勢張甚發其奸并餘黨擬配朱氏子以販漆富謀殺弟母曲庇之官數易弗得其情御史以屬公夜夢所殺来愬語含糊莫辨似謂其嫂氏兄子害之公曰是必斷其舌矣明日使人抉其口驗之果然獄遂成御史神之邑五萬戶其貧富公輒知之及定役叅之里甲不數日而竣亡以不均怨者閶門富室沈甲規避重差詐爲尫羸狀匍匐庭下公曰若顧欲欺我若

鬻膏秫綺而嬉於市謂我不能記乎遂悟懼自占上
尸蓋公嘗一見之遂不忘其聰明識事類如此在吳
八年奏蠲洞庭荒山之稅六千三百石梁西成之渡
疏普安歸涇之塹皆便於民闢學宮建社學公庾壇
壝祠宇其鉅麗皆加于故以忤權貴僅轉徽州府同
知吳士民數千伐石紀其遺愛暨至徽今大司馬彭
公方典郡一見莫逆疑牒輒移決焉武弁之獄恃貲
多數年不決及公至乃決郡俗送葬輿馬咸排自喪
家貧者病焉寧緩葬至有三喪弗克舉者公以禮刻
期諭戒踰月葬者萬計壬戌進表入京故事率扶當

輸之税利其羨爲道里費凡數百金公卻之道聞海
鹽憂歸終喪改金華俗囂訟公嘗署篆郡庭閴然中
人家以厚嫁破産故女多不育公嚴諭之屬縣蘭溪
民居櫛比素弗戒于火乃拓其衢率五門濬水一渠
自是不復延燒邑人因命曰鄺公街正德丁卯以太
宜人憂歸終喪改河南初河南有督驛傳馬價于吳
者鄰盜竊其百金易以磚櫝封如故誤其所主且逾
歲公驗諸鄰竈有取磚故隙與所易合盜遂服郵于
河南故河南閫公翕然仰之嘗署篆事辨治如金華
辛未擢守瑞時盜魁陳福一等寨華林擁衆來犯公

親擐甲冑登譙樓禦之毒矢雨下殪三十餘人賊縱火且逼樓公禱天風反賊乃退追數十里多所擒獲總制都御史陳金奇之上其功嗣是築城浚隍爲固守計又于治東之阜建明遠樓演武亭以時訓練嚴賞罰勁卒日多壬申六月率衆薄華林分令僚屬營于淌嶺于蹠城于南北嶺檄鄉人隨城地分戍適獲賊諜斬以徇仍焚近山之聚賊大懼乃分寨瑶璫山仙女嶺公復攻圍之擒斬無算稱一等夠歷率妻孥降公即遣降者攻其餘孽而陳于其後鼓行而前遂大捷蓋大小百餘戰公危死至再僕勤竟死之時饑

之姚源盜方熾撫督都御史俞諫又檄公往剿公提
兵夜入三十里賊諜知之曰瑞兵至矣相戒勿動旦
日悉衆來犯公揮兵奮擊斬首數百叅將桂勇與公
連營亦服公之神速暨還瑞盜復百人挾異術撼衆
公殲之御史以聞　武宗降温旨褒奬府而錦江春
漲輒沒兩崖廬舍公廉得其故以市河爲豪強所
侵悉力浚之滌患絕學宫燬于賊完舊新創鍾秀
進賢昭文三樓拓倉址建官廨庠舍又建筠陽書院
延經師以課諸生敞獄舍數十楹囚免瘐死罰黠吏
及奸民于理斯筆之風少衰乙亥考績北上亡賴子

汪鳳等乘間縱橫公旋悉磔于市逆濠以親藩
朘削郡縣屬邑新昌劉氏以富聞濠利其財遣校尉
持僞券責償公密令抗而毆之一無所得乃謀而之
公愬焉公曰彼敢抗親藩何有於郡吏耶某固靖民
者華林幸輯而敢激彼使變乎濠聞恚甚欲致公以
洩其怒公峻絕不爲所動又諭象賢者以非罪忤濠
捕急連及姻友破數十家公庇之獲免濠知竭不得
逞乃嗾當道罷公公曰吾活瑞百萬生靈功成身退
抑復何愧當臥視此輩敗矣瑞民聞公去傍偟君失
父母乃建祠肖像事之里居數年猶問遺不絕公精

于吏事而每以儒緣飾彬彬可觀晚歸亦唯以觴詠自適建阿陵書院日課羣從三子森然秀發所就未可量焉猶有未食之報云性孝友終其身與兄弟相愛不衰仕宦幾三十年未嘗厚自封殖與人交洞見肝膈而言議爽邁風格出塵爲政主於愛民終於廉懈義所不可甘與時忤不阿狥爲自全計故雖爲逆黨所中而君子則深惜之春秋僅六十有四

吉安府知府朱先生諫行狀　王健

蕩南朱先生諱諫字君佐蕩南其自號也其先世宋嘉定間徙自閩居溫樂清之瑤川里遂爲樂清人七世祖復翁以學行著稱我　高皇帝之定鼎金陵也詔訪山林隱逸士有司以復翁名聞然復翁業已鏟晦終身屢辭召不赴於是詔就其家授朝列大夫亦異數云六世祖嵩仕爲山東兗州府同知高祖某曾祖凱祖從慶皆長者不仕父彌以先生貴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侯氏封太宜人以天順壬午十二月二十八日生先生先生生而穎異有志氣不羣

羣兒嬉戲七歲能作課義有叔祖曰美者端士也教家嚴而有法先生奉教惟謹十二業舉子成章太守三山項公見而奇之因試補郡學弟子員名翅然起矣十七應鄉試凡五試不第而愈自奮勵嘗讀書郡城西禪寺終日閉門誦習約友數人者為文字會嘗盛寒暑不廢也弘治乙卯舉鄉試明年丙辰登進士第授知歙縣其治鋤抑暴彊植立孱弱縣有人誘富民子而殺諸山谷中跡甚秘富人訟于縣久之莫能得也先生沐浴默禱于神神夜見夢翌日如夢捕得之縣稱神君幸菴彭公守徽目其行事嘆曰朱令殆

天才吾弗及也時直隸縣最稱歙縣治丁員外公憂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江西縣又最稱豐城縣治御史上其治績屢擬臺諫之選竟不果乃以勞積久次稍遷知武定州在州以事忤權貴人㱕白逆瑾瑾怒將中以奇禍聞者莫不爲先生危先生視事自若曰禍之有無數也瑾其如我何會瑾敗免遷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再遷郎中正德癸酉贛州境有賊棲大帽山山延袤閩廣千餘里中多溪谷賊憑要害時出爲民患朝議憂之士大夫或相謂曰非朱武選莫可守贛者於是部舉知贛州府事先生蒞任十餘日

即舉兵壓賊境歷黃竹盤龍胡孫段子嶺諸寨輒勝惟明甲卒惟馭廉其勤惰以時賞罰下令曰能捕賊者即與以所得賊貨官無取人懷利競赴敵旬日殲渠魁數十俘其黨數千百先生度賊窮蹙遣諭之曰第降不汝戮也賊棄戈矛以首觸地流血曰公誠幸而丐我餘息者不敢復有異志矣因散置於安遠龍南諸處給之牛糧賊感激遂爲良民居無何部議更才賢例移知吉安府吉安江西巨鎮素號難治又豪惡數家者投倚逆濠爲虎狼境中前後二千石皆憚濠置不敢問先生既至憤然曰守何爲者而能坐視

屈輩横如此也且王府何與矣悉械繫之治如法濠怒思有以中素服其威名忍未發然是時濠叛謀寖成先生計卒難告變則備餉募兵浚湟脩埴人莫測其故會丁太宜人憂歸歸二歲而濠果叛御史中丞陽明王公既稔知先生至是謀討濠曰吉朱守之所預備者也舍是安所圖功乎乃趨吉發兵餞義兵四集濠就擒陽明嘗移書歸功先生頻顧曰宗室負恩古今大惡不幸而吾慮中朝廷方流滯行誅敢以爲功耶服除自以仕途寡諧即決志謝事結廬雁山臨眺廣宇徘徊茂林脩然有塵外之懷焉時年五十有

四子弟或進曰竊聞大人所歷仕地民謳歌思德諸
縉紳識與不識又咸想見光采世未忘大人也大人
何忘世哉先生笑而不荅然間遇達官貴人過從輒
復取古今治亂興衰之迹聖君賢相之業相與諏講
言及海内多難則又未嘗不慷慨太息也凡優游林
下者二十有六年嘉靖辛丑初夏病作諸子奔藥以
進輙揮去之曰吾以儒生致位四品此豈非命乎古
人有言命乃在天何謂藥也越兩月以六月十三日
卒享年八十先生孝友純至處三黨悉有恩意與人
交不立崖岸人無賢不肖見者樂其易與或以事質

立斷可否雖素違忤者不爲異性不嗜酒宴賓客必盡歡自奉儉約服食器具不擇鮮美至少有餘積輒施以利人嘗見芳林嶺峻嶮人苦負挽即於海濱平衍處覓路餘三十里所居東山外有渡當鄞台甌括之衝水駛而深庚子冬溺死餘五十人躬往撈瘞其屍命季弟清江令誥造巨舟移渡山內行者便之諸如二事類者甚衆矣蓋其天性固然非若末世有所矯而爲者其爲詩歌興趣所到對客揮毫略不經意而文人墨子經目睛雕肝腎或反不及雖以是擅名藝林非其所尚居常究心經典方其在豐城也虛齋

蔡公督學江西與論諸經及河圖洛書之旨至夜分握其手曰吾始見君製作謂爲詩家繼見政事謂爲能吏乃今而知理學中人也其爲世儒所推許如此晚年造詣益深凡前人有疑未解者必爲參互以求證徵詞與義多所發明所著有學庸圖說李白詩註宋史辯疑詩評馬山江心二志生平氣壯神完迨老垂髮至地雙目明秀步履便捷每客至奕棊放歌通宵不倦故今有語不假吐納導引而得養生之道者必歸於先生云

建昌府知府蘇君錫墓志銘　　邵寶

君諱錫蘇其氏介福其字別號槐軒世爲山東濵州人父玥貢入太學授獲嘉縣學訓導以君貴封監察御史母鄭氏封孺人君幼穎敏甫十歲見古人詩詞豪壯者一二讀輒成誦對客歌之有激昂振迅之意既而侍監察公于獲嘉時吳御史天弘爲邑毎課試諸生必召君偕見君所作嘆賞不置成化丙午君與其兄銓歸補州學生銓有疾君日夕侍湯藥以進伺意所嚮而寬慰之銓沒君哀痛幾絕於是嫂田氏少二孤方襁褓君撫之慈田忘其寡焉居數年監察公

休官家居君求靜地卒業弘治乙卯領鄉薦己未登進士第授直隸太湖政積弛君初至振以嚴肅再朞而濟以寬其自勵清勤始卒不變四年巡按上君治狀召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奉命按視山海等邊關倉儲廐馬稽閱惟謹蓋所至著風裁焉正德己巳有議革巡撫官者於是君方以才力稱于臺乃有江南之命蓋其權實視巡撫君毅然當之惟民惟國不顧權勢厥既巡行蘇松諸郡見其賦繁而弊滋也乃立調區之法嚴加耗之令宿奸震慴人困稍蘇或以弊告君曰矯枉必過直吾嘗聞諸古人凡吾所舉蓋以濟

時也他日將不更有濟之者乎聞者說服未幾以毋憂歸既終喪復任擢知建昌府君素著剛明聲民望而畏之君曰守令同體建昌之民即太湖之民也至郡詢諸民曰利施之日害罷之不疑不泪事用和輯郡中民居櫛比先是屢火君求古人火政爲備甚悉其他備預事多類是撫巡藩臬稱良守焉在官九閱月而病又三月卒年四十六

江西建昌府知府少岷曾公墓志銘

張佳胤

武宗朝吾蜀數君子者起咸尚文章氣節而江陽少岷曾公其一也余爲童子時聽學士長老誦說公名德如隔世人嘉靖丁巳走江陽爲先府君乞墓銘於楊用脩先生始奉公几杖公亦接引後進談學術經濟灑灑有致公歿後二十八年而公之子某考功君持狀以誌銘請豈以余受公一日之知耶余客江陽時聞公父某以公貴受　封遂稱封公其人倜儻卓義數急人之難嘗拾遺金於道必伺亡金者授之能

詩文著有乾峯稿乾峰在合江縣去郡可二百里爾
邇縣西有安樂山千巖萬壑競秀爭流中爲洞爲臺
爲峰爲盤爲嶺爲泉爲峽爲城爲室即山經地紀所
不能臚列封公則樂之遂卜居終老而少岷公舉矣
公生奇穎殊凡兒稍長即以正學自任十四歲補博
士弟子每試輒高等郡侯爲築別業於鳳儀山以居
之公益肆力於古今之學尤精書法得帖意時成茂
兵憲王某者聞公名欲召置西塾督學蘇某曰曾生
非可檄往也宜禮聘之公應聘往因登大岷青城諸
山西眺湔氐東眺汶瀆胸中吞其八九而歎曰大岷

之外可稱配林執與吾家安樂曰相從几席間也遂易安樂爲少岷山因自號云正德丁卯舉省試第五人明年成進士授戶部江西司主事時逆瑾爲政縉紳趨者如市公不惟無所投刺間有言觸之會瑾執不附己者晚午門外而公幾不免尋権稅清源以廉明稱後轉員外郎中條上大司徒八事曰革皇庄裁冗費禁濫支減廐馬清鹽法停鈔法明徵納禁使用蠲門稅重漕政大司徒稱善而卒不能行其言丙子知府建昌公益脩循良之業上劑益藩下悉民隱立社學建書院羣弟子而考德問業盱水之上洋洋如

也郡有兩芙蓉山多淫祠妖術横行公廟得其首付
諸理毀淫祠以祀伍大夫李盱江岳武穆郡俗遂變
其他發閹人王政胡添三詐僞正豪民梁　敖十九
殺人罪暴妖術連世勳父子屍伸雪良民羅增寃抑
然皆非公之大者惟是寧康人謀不軌要脅諸司莫
敢不爲壽以求免公自持加常會省城變起公遣健
卒間道走上變又自帥兵兼程詣軍門陳擒勦七策
王文成采之合兵火攻又慮九江南康業已從逆不
分道擊之則援兵爲梗文成檄公取南康斬賊首謝
天一等四百八十餘級又自王家渡同廣信守周朝

佐斬獲賊三百三十餘級釋脅從者八十五人寧庶人遂擒當公勤王時與母鄧恭人永訣誓與賊不共天卒能成社稷功王文成亦敘公勞烈而竟不錄先是寧庶人脅脫苑園屋廬多爲豪所僭中丞鄭某者檄公一無所徇盡返之盱郡有巨室欲齕麻姑山公裁以法又上叛逆疏內有省內奸邪顯附陰結語繇此忌與怨交集咸爲蜚語中公不免矣然盱人至今尸而祝之益信天理人心未泯如此公以庚辰垂橐歸移居江陽郡城購茅齋數楹藏書數萬卷日坐其中手一編以著述自快中丞劉公大謨御史金公

深交薦公可大用不起著有聖學會通河圖洛書解
春王正月考歷代史評論心學論樂律論數學論氣
化皆發自契悟無所勦襲其要歸於精實嵗早課耕
靜觀兩暘之故雩禱之節又著召和錄脩川東志滇
核有體爲文高峻陗達一本六經行乎意之所止而
不沾沾蹈古人語所與交者如王伯安何仲默鄭繼
之呂仲木皆當世偉人也楊用脩白首戍滇欲歸蜀
爲首丘計乃不歸新都而卜宅江陽以就公相與賡
酬甚盛然公意在經學思成一家言以詔來者其於
題詠劄記則隨意小赫號成章草畢亦隨散逸今存

者皆諸子私録特百之一二耳故名拾存篇云生成
化庚子三月卒嘉靖戊午十一月年八十歲余爲諸
生時邑先達有都運童養之先生蓋鄉之樸茂長者
其父諱琦仕爲瑞州通判正值寧庶人變起通判公
亦嘗督師擒賊以功陞四品秩都運公嘗語余言江
西討賊之役有幸而功者有功而不幸者幸而功者
難言之君功而不幸者吾鄉曾公是也都運公侍父
任得於耳目者眞且都運公平生寡言言必有中余
聞而咨嗟久之夫公豈惟功不録並其所固有者而
奪之何以勸忠余謂公時曾述此言以質公公笑而

不答嗚呼可以知公矣

瑞州府知府宋公以方傳　　張邦奇

公諱以方字義卿别號西溪先本廬陵人七世祖諱賢可者仕元沅州路通判因家黟陽之安江子繼祖入國朝隸尺籍徙靖州衛生仕良是爲高祖曾祖文勝祖誠皆不仕父玥贈戸部主事母周封太安人娶馮封安人公年十三補州庠弟子員十七領湖廣鄉薦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授南京戸部河南司主事至司攝篆閱後湖圖籍尋榷新河稅立法釐弊有月禁者置之法時逆瑾用事怙勢求脫部侍郎欲貫之對曰寧免官歸耿廢法乎諸璫銜之以他事檄捕胥隸

恐不敢往日無憂也我得以公道白之瑞竟屈服正
德三年丁父憂服闋留戶部陝西司主事尋給俸宜
府歸其羨於官歷權諸司監督部廪兼理鹽法六年
權江州稅至則刱置循環曆歸稽於部且揭榜於門
刻以定數示無毫髮私江湖千里至今猶傳頌焉七
年還京陞福建司員外郎僉總太倉通州京儲度支
九年請改官南都以便養不允時戶部以邊儲告急
尚書思料理須得人特奉勑清查兩畿積逋十一年
陞山東司郎中再奉勑視事如故十二年出守江西
瑞州府瑞古峭也公始下第嘗泊舟鄱陽湖口夜夢

一吏持檄授曰帝命汝守靖州應曰吾鄉土也涉難請辭吏去復來曰非命汝作靖州守命汝靖州作城隍也竊不可解者二十年至是閱郡沿革志乃始知爲靖州而城隍之說幻不可曉占者謂瑞無城池蓋帝使汝爲創之以保障茲土也然瑞自華林兵燹後民疲法弛教廢士逸公蚤作夜思勵心圖理明刑飭政之暇每臨學宮進諸生講論擇年少質茂者爲延師而教之多所成就是時寧庶人宸濠已萌靖誘引華林遺冦匿之西山夜肆刼掠公每捕之抵於法既廉得反狀恐一旦有變郡無城可恃乃以贖金萬餘

兩創甃之祟廣完容儲粟數千石度可爲戰守計瑞
始設民兵僅千人乃復益以募兵三千人日爲訓練
以及可使申嚴保伍之法以潛奪竊發之魄凡濠有
事於瑞而厲民者一切峻拒之先是濠以非法中人
當道檄南昌推官會按其事公爲平反按者數諷以
禍福斥曰吾肯殺人以媚人邪益見忤於濠十四年
碁令撫鎮劾公稽命息事聽就逮閩憲檄屢至知不
可已乃行郡之父老遮道留曰寧藩囧將以是阱公
公柰何舍我去乎曰　君命也安敢不往封疆之臣
死於封疆吾之自許久矣遂拂衣而往至中途召屬

吏乎書云云與之若訣焉比至省府六月十三日也遂下南昌獄明日濠突稱兵反兵入南昌破獄執之飛繫隨行呵令從反應曰吾有死爾制之益固舟至鄱陽湖望康郎山曰吾得死所矣遂奮罵投水而死年四十四或曰城隍之夢至是破矣其孤崇學崇簡聞難犇赴沿江號血求遺骸不得乃斂衣冠齒髮以歸瑞人胡叅議謂公忠烈不可以無表見請於巡按浙江御史唐鳳儀上其事行江西嚴實已而舟師來者言死事甚悉而瑞之郡縣兩學諸生復相繼以爲言湖廣分守叅議王公特立木主送附鶴山魏了翁

祠猶亦奉祠名宦之列嘉靖五年崇學等具疏叩
闕下禮官明年巡撫湖廣都御史黃公亦發文江西
會題而巡撫都御史陳公特爲上章請錄遺忠吏部
侍郎王公具題贈公光祿寺卿仍蔭子入監讀書賜
祠額立祠江西歲時致祭典至靖州知州丘君慨以
忠節大義當風鄉閭於是胥地立祠於鶴山之陽嗚
呼忠孝天命也若宋公之事克踐帝命徵夢於彭蠡
則又其綽綽然者然人之效忠身死則亦已矣公死
而精靈氣魄固當與猶之山河土地胥配於無窮而
其英風義槩激於人人凡爲臣者孰不益固其屏衛之心天之所以命公豈不偉哉

贛州守康君河傳

許宗魯

康君名河字德清家於武功居漆水之濱因號漆川居士少質秀發長嗣家學與其從兄脩撰海兄員外浩皆以科第後先與起君治詩能得詩人旨與發爲詞章婉麗溫厚正則平遠觀聽者感懲革化風被爲多論者謂其得詩教焉故以之卻吏則司儲司稅以及典郡培本抑末通商裕賦植善布惠才賢之稱播於郎署著於郡國顯奕宏肆駕出流等古云不器君居之無忝焉然性爽介與人不苟合方其居業與同業者評第文翰銓秩人物時出奇見以折人務奪其

氣乃已比其八官乃益殫才効職不畏難不辭勞不避嫌不規利故由之馳聲亦以之賈怨然其心則自負無悔也至其解仕而歸脫棄塵俗放情丘壑斯反天眞一切世務觸屛無遺奄然歸盡略無嬰繫謂非明哲鮮克如此於乎賢哉君中嘉靖壬午鄉試癸未進士歷官戶部主事晉員外郎再晉郎中出守兗州移守廣西內徙贛州病歸而卒年止五十有五子極福孫承吉論曰邵故有周之都邑古文獻之所萃也其山川炳靈代有聞人哉在史錄彬彬然盛矣肆及我明康氏特鍾其美司空震發歷世丕承內翰泚一

地官嗣光太守纂映海內家聲靡有甲於康耆而文
藻節行並嚮前脩示型末學旣偉且煥矣乃皆振迅
未幾沈鬱旋至人耶巳耶時耶勢耶益不可究竟矣
志曰君子惟世之名匪世之榮久近之謂耳夫是則
吾於瀟川君也何憾焉贊曰瀟川湯湯世澤流長有
美少康白眉秀良誕鍾厥祥用賓於王筴于曹郎典
於大邪不極其光斂而歸藏龍蛇其行屈伸孔㦲楹
桷嗣昌肯構肯堂慶祉煌煌維休無疆

饒州府知府祁公敕墓志

黃佐

公諱敕字惟允別號棠野廣之東莞人南宋有銀青光祿大夫者始遷自南雄六傳至高祖以忝高年被徵不仕曾祖振宗鄉稱長者妣李氏祖秉剛有行累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考順爲時名臣累官江西左布政使贈通奉大夫前母鍾氏贈宜人母廖氏封大夫人公五齡通論語諸書十有二爲詩文有奇語十有五而春秋業成踰冠領魁薦于鄉即藏脩不出慕濂溪延平爲之贊師其心學充養日粹後進多從之遊久之逆瑾誅乃北上正德丁丑再試登第賜進

士出身例得歸省庚辰始赴銓拜刑部貴州司主事會季兄政上春官沒于途卽移疾護其喪歸家居慎脩督學魏公校至邑臨訪與語稱重之因謂師生宜以爲式甲申詣京復除刑部福建司主事七月伏闕諍禮得罪獲釋尋晉階承德郎貤恩父母及妻其於庶獄詳讞明允廷尉稱平三載以績最聞丁亥晉本部雲南司署員外郎迭署諸司印受知尚書胡公寧委以章奏六月晉本部四川司署郎中平反公恕都民謂之祁佛爺嘗辨曹恕王良猢獄知爲毋氏張雄所誣立出之公餘益績學名其齋日新作箴以自警

戊子鄉試初簡廷臣學行者主各省文柄公受命往
廣西考校比入彀皆名士而錄文亦甚馴雅事竣取
道歸省有司致贄一無所受晤總制陽明王公于廣
與論窮神知化大旨王公稱服語人曰都正郎深於
養者也抵家無何即拜饒州之命單車往視事少保
桂公萼素重公適桂家居然未嘗敢私謁時方習鷹
鷙聲爲能而公雍容裁斷讞獄輒得其情出無辜者
百餘人民驩呼以爲神明自是舞文吏無所售其奸
而訟日簡會水旱薦飢躬檢踏以聞得蠲常賦民賴
全活甚衆乃嚴儲水法修預備倉革排門夫役令下

民皆稱便復增築鄱陽白馬隄浮梁胡白渠皆不擾而事集嘗議鑿井濟因暍忽泉湧東廡下士民謂公德所致名之曰應德泉而歌詠之暇則臨學與諸生談道置簿以楊善紀過恒奬其勤而覈其乏凡廟器射圃脩飾完備弦歌俎豆藹然改觀每月旦令父老集于社學訓戒子弟置沒官田以爲館穀費按治下其法于諸郡縣俾暨行之義士閔稱劉聰葉賢仕暨張李二節婦皆見旌奬增祀鄉賢于學官又別祀于其鄉社皆前此所未及舉者其表正風俗此類也淮府官校豪橫稍加裁[illegible]即詣謝求自新首相姻家有

爲訓導者謀補敎諭員缺沮以大義嘗道報可與論
佚之公橐舊有可私入者如吏員新叅鹽商稅船及
存留耗糧歲不下數千金盡皆釐革其正絜又多頗
此部使者考核治行爲列郡稱首薦于朝饒人歌之
曰有影黃堂月無痕碧水秋至有私祠于家者時有
命燒造郊壇磁磚限毋過七十日或獻計謂以土爲
胚飭之以磁庶可易成公恐欺　君俾工匠如法爲
之猝不能就及建赴詔獄怡然就道凡餽者悉卻之
士民遮泣不忍別形諸歌頌其卷曰一磁不持云及
柢　京師法司以公賢能議罪從輕　上覽奏遂諭

貴州婺州縣典史公殊不以夷險介意南還渡揚子江盜至舟人惶駭公端坐自如盜驚歎而去壬辰九月行次袁州感疾歸就醫疾亟猶冠幘力止家人禱檢臨終惟以太夫人爲念而已距其生成化辛丑十有一月二十一日壽五十有三聞者莫不傷邦哲云亡惜其用之不究也公天資端重事父母孝謹與朋友和易有終接人無貴賤親疎一於誠慤周恤患難如恐不及嘗躬治翟典史德瑞余同知昌期喪同官后主事英中坐罪當死每周旋營救外祖廖公無繼嗣爲之立後仍予祭田二十畝尤潛心義聖之學嘗

自誦曰士君子素不失此心而已進退榮辱有命存焉故居恒氷糵自持未嘗有分外之積晚罹降謫亦未嘗色憂許者請通率府君左遷貴州石阡守後方伯公之謫貴陽似而適止於是嗚呼其命也夫

建昌府知府張公紘墓志銘　　方鵬

嘉靖壬辰建昌府知府張公述職事竣南還便道過家以疾卒寔九月十一日也年六十有四明年癸巳有司舉祀鄉賢祠公姓張氏諱紘字文儀别號約齋曾大父瓊大父翰父忱贈南京工部員外郎母黄贈宜人公以庠生領弘治辛酉鄉薦登正德戊辰進士知桐鄉縣又知高唐州進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陞禮部祠祭郎中以疾在告改工部屯田司俱在南京擢知處州府調嚴州即杭章致仕用薦起知建昌府此其履歷也公少孤貧嘗躬耕以自給然講讀不廢值

歲大疫一月遭七喪營葬皆不越禮待其弟與弟之子曲有恩意開門授徒多所造就今陸司成子淵則入室者也其在桐鄉以清簡爲治民甚宜之部使者上其治行徵召至京尋復外補其在高唐適流賊緣躪州境公於城外設重門建敵臺阻以深塹繚以長堤與民守之賊不敢犯蝗復告災下令捕蝗若干易米如其數民爭趨之歲則大稔已乃興學校表貞烈掩穹發之金斥羽流之妄尤禁人口及守處州守以清簡爲治民又宜之去之日攀臥涕泣追隨山路者幾千人及守建昌藩府鼎立大獄蜎輿調度有方民

順弗援離政有繁簡任有久近然所至稱循吏焉此
其脩於家用於世者也竊嘗評公心跡篤寔而朴茂
恭儉而清苦闇然若愚退然若虛其外易與耳然其
中執守堅定不爲利撓勢奪者則人或莫之知也宜
銘以昭之銘曰剛而壯頎悻悻自好柔則繞指亦侮
之孔孰如張公懿德雅操確然其心隤然其貌外若
無忤中不可撓行巳莅官率由是道有栽者祠在鄉
之枝俎豆其間寔補風教我懷伊人胡不大耄琢辭
墓門爲來者告

徐臨江顒墓志銘

吳鼎

君諱顒姓徐氏初字希道後更子淳別號龍山云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克敬附籍仁和於是更爲仁和人祖誠考聰以君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母潘氏安人君生弘治八年八月丁卯幼學胡氏春秋穎敏絕人屬文弘肆下筆輒千餘言年十八爲郡學生明年丱角應試才名已籍甚矣正德十一年舉鄉試高等十五年會試中式明年辛巳今上初策士賜進士出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職理京畿訟獄號繁劇難治君旣明察强力有執守月

孜孜究心法家言踰年大閑習所書獄辭老吏不如
也同舍郎有疑獄多就問君君咸爲代剖無不如其
意所欲出諸郎咸自以爲弗及由是練達刑名之譽
奕奕播留都間而顧恥以刀筆自居折節講學慨然
慕程明道朱晦菴之爲人君素倜儻不羈高論時出
人意表至是一變頓爲沉默簡重意氣雍容如也嘉
靖五年進本司員外郎尋轉貴州司郎中就署內建
澄心亭暇輒靜脩于中七年聞承德君訃去職起復
除刑部陝西司當是時蘭溪唐公爲少宰延訪天下
奇士士多推轂徐君者唐公就見君縣問責難於君

歲貢預鄉試始此

何以謂之難對曰君所謂可而有否者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者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茲何容易矣而老生常談堯舜之道爲難奚其難唐公悅以君任大用薦爲儀制司郎中蓋殊調也

皇上方嚮意稽古禮文之事札下春官無慮日君咸爲草創其儀無遺謬者頒賜敬一箴大禮集議大學衍義諸書屬天下歲貢生候部至二百人君爲建白聽其附試京府以廣旁求路蓋禮部歲貢生預鄉試始此君亢厲守高公卿以下干請一切不行要在絕私交行巳志專心上報而巳以嚴見憚不得久居內

遷拜臨江太守躬勤庶政常夙興以矯游惰摘奸發伏如神吏民莫敢欺他如去門卒通塞蔽刻題名表官箴作郡志記文獻祠旗纛脩武備皆井井規畫利當時而法後人赫然良二千石矣而違官貴人取道臨江泊舟去府治且三十里君雅意不游聲譽非大事弗出郭要人情託輒拒之曰寧負權臣不負吾民又郡中貴彊之家秖禁痛繩以法不少貸治郡幾五載不遷考績行過家居兩月一疾遽卒時嘉靖十五年辛卯年四十二矣悲夫君少時善飲酒承德君誡之絕口不飲及鹿鳴舉觶猶以未奉父命爲辭承德

君嘗患怔忡疾君事之湯藥消息曲當其意不解衣半歲父没而養母太安人躬備甘毳家事必禀進止廪祿貨財悉委於三弟順類頡而傾橐助頡輸貲爲太學生其內行脩謹如此

大中大夫蔣公坎墓表　　王升

余童時輒聞姚江蔣大夫公名比稍長偕公仲子祠部業成均誼好日密始得諗公履歷既而舉於鄉與君同舉禮闈又同聞公行事益詳而誼好之敦殆為非他世誼家比也一日祠部君持公行述暨少宗伯孫公狀徵余表其墓公諱坎字表乎號澄江蔣之先以周封國為氏苗裔繁殖歷漢唐多顯人著于宋者諱浚明與弟浚德子之奇為最浚明官金紫光祿大夫而之奇拜亞相並稱名臣九傳曰彥祥元至正間委判姚中遂家焉公七世祖也公諱栻以子貴封兵

部職方司主事母劉氏贈安人以正德丁卯十一月十七日生公于太平里登嘉靖戊戌進士授兵部武庫司主事丁內艱改除職方司轉員外郎尋晉車駕司郎中遷知江西瑞安府遭外艱起補臨江府其初為主事提督武學不徒取具課程親授諸生韜鈐指畫方略如小諸掌出其門者多著武功如孫都督其最也　大一殿工興大司馬遴公董其役公嚴諸奄占役月支弊中人甚計欲中公公覺之豫發其奸獲免工竣賚銀幣後補職方逾三年報政令斂漁石唐公中丞白川周公皆注上考二公一時名臣最慎

許可以是知公之器不凡矣其爲駕部故事使客給關支率由車駕司公銳意節省任怨不恤無所徇假請符者往往不悅先是中官以廩月支銜公王是以裁符故中官愈不能堪遂詭挾若逮公者意公問逮懼遜耎縮朒即辱侮公脅取符耳公則挺身往將爲扣闕狀奄輩計沮皆散走或更爲好言解之其矯矯風節類如此總督曾石塘公建議復河套詔廷議之廷臣多顧忌相覦莫敢先發公獨上書十七事鑿鑿皆據胡大計切中機宜雖寢不行而朝論韙之出守瑞州瑞俗好訟訐難治公剛明剸割若烹小鮮有部

下巨猾熊騰峰者把持官府屢中以危法上高黃令性朴而疎任僮三月以贓罷免公閱招辭知黃爲熊中乃召其邑父老譏之交口冤黃遂全黃而誅熊瑞人萬口稱明闕楠歸江臨瑞皆左右地俗習相沿公以治瑞者治之政聲大起歲亢旱禱雨雨輒應或夢得切殺耕牛計擒得盜屏迹郡有蕭灘驛衝甚時分宜權熏灼天下子姓往來相屬雲烝蟻軼傳騷弗堪前守率厚欵過公獨御以常憲不少假蓋與裁中官符若出一轍而此爲尤難然公高有聲望而兩臺交薦者多以此而竟觸忤當路媒蘖罷官以去其子勸

能舉進士爲主客司副郎所謂儀部君與余同年者也尋蒙恩復公職致仕再晉中憲大夫復例進階太中大夫卒於隆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閱世六十有四配黃氏封安人嗟乎以公之風猷志節即屬以天下大事當必有卓自別樹接軌古名卿者而竟不究厥施𩁹不復起夜光按劍合抱蒙擯自古嘆之然即其見于爲郎爲郡者若此巳足爲世之埒娴軌埶者風矣矧有賢子繩其武而光大之則天道惠吉終非僭忒復何憾哉復何憾哉

虔州守湛源陸公化淳傳

瞿汝稷

始余於昭武解組乞歸在庚子春踰年而湛源陸公亦自婺乞歸兩人出處既同而尚簡率不事靡文復同所居又相去不數武故日夕過從甚洽迨壬寅秋末予出守辰陽公旋亦起守虔州當予之赴公庀觴于舟祖予公少予三歲質稟素壯精神躍如胡遽溘爾淪逝耶君弟孝廉滌源狀公走札屬予傳公交契如予又何敢辭公諱化淳字君復王父西江公父贈中憲吳山公代以儒名皆能詩公生方晬而江公抱於坐忽心動出戶未涉庭而梁仆又誤觸沸釜胸腹

糜爛見內腑又三歲而痘當島夷內訌將吳山公攜
公就醫操舴艋繞出夷舟公竟夕不啼故夷不覺得
逸出此三者皆鄰死不死人以是交奇公比就塾慧
甚受書輒能達大旨於是吳山公每就師席必勗以
往敎之制義屬草悉能破的辭氣煥發年十三試於
縣令以其稚齡異之及見其制義則悚然稱奇遂拔
爲第一戊辰補博士弟子員吳山公謂曰先世以一
經相承穗祖若父所未穗在汝其勉之公益感奮佔
俾恒至夜分過寒月兩足恒僵不能動藉扶掖乃得
就寢終歲同友朋寢處外館非伏臘不歸歸則呈所

業於吳山公爲之愉怡動容癸酉以試高等晉廩自是屢試無弗首者丙子學使者褚公掄公第二吳中俊髦治毛氏詩者咸斂袂推先壬午學使者李公掄公第一直指使田公試決科亦第一是秋闈省典試乃歸德沈相公得公卷喜曰此必修潔之士超然埃壒表者也業擬首解額會同事稍見異遂爲葩經第一壬辰舉進士射策列二甲十九例授部郎思亟見陳太恭人引疾歸省踰年始就除得水部郎公治濟上諸泉諸泉當漕渠淺則由鎮口奔注入漕漕仰泉給當漕渠溢則氾溢反漏入鎮口旁決不下時累歲

適當其溢諸水櫃水壅所以備涸者多爲豪右所侵甚至鞠爲榛莽諸治泉夫皆供它調發公計河之盈縮不可期一值其縮則運艘何藉而北達具議於總河安邑楊公亟是之令行如議公昕夕乘橇攀周視決壅導流不惜胼胝引繩批根不得豪右諸泉畢理丙申工竣而徐呂以下多患漕梗濟上轉輸如故楊公大器公且議久任會巳有代者遂寢在濟三載民間牒訴一不納曰非吾職也諸閘夫苦於中官盾使公悉詳爲條數啓閉送迎皆有恆度約自閘而出吾度者吾治之如吾教若不以聞吾而私害掠人者吾

治之當如所奉勅於是上下凜凜三年如一日丁酉
冬報命得贈父如公官二母皆安人旋奉命歸故荆
王賜抵家舉焚黃禮於兩尊人墓晉繕部員外郎旋
晉都水郎未及赴部出為浙江金華守其地羯羠好
訟公務治以簡靜盈庭之訟率出為曉譬令解去而
臨事精勤無稽令無留牘間值艱鉅雖至夜分必竣
事廼就息所董督于州縣惟文移期三董不至而後
發胥久之竟至府胥絕跡所輸納所具文轉輸原緘
未嘗啓也在郡未期月而謳歌四起闤闠劉有文
欲至義東二邑公亟移書令駐郡第委官至二邑且

調停甚悉上不扞令下不橫征兩臺聞而交是之俾列郡皆以婺為準公又謂各邑無礦乃有守礦兵是開採之囮也悉議罷得省餉千將方議勾義烏逃卒公謂此輩始貪衣食而蟻聚既畏鋒鏑而鼠竄若必詐求是絕逃者之生還又驅居者而流亡也力持而罷勾切海州張公朝瑞守婺刱崇正書院祀宋何文定王文憲元金文安許文懿明章文懿五公且置田以供諸生張公去祠蕪而圯廢公力為繕復錄九學之俊躬為校養婺士之舉于鄉者往甚尠是秋得雋七人皆院中士遠近翕然嘖嘖直指永城李公尤器

公壽昌巨猾訐其尹黎時中直指屬公理廉其實具讞尹事立白未幾復有烏傷令事起令固循飭直指臨發甚賞識擬置薦列後奕中蜚語因詢之於公公力爲解不入公因求解職曰外物可輕良吏不可誣直指因復詳求其實令事得寢顧不知蜚語起由司理也總憲李公悉察隱曲深惡之當計吏司理遂檄職公謂吾弟直令庸知世吾僚不去人且烏傷我郎移書于弟孝廉趣脩三徑而疏乞骸骨當塗內自納言銓部外自兩臺監司無不爲留而公竟翛然歸里予時過公所居竹樹蕭蕭曲池環舍小橋跨池過橋

而南則田疇綺錯溪山映帶從容笑歌頗得濠濮間想初附中憲公雅好卉木頗其間曰花谿小隱承先志也至是更稍締構復爲樓以遠眺望引渠以羅芙渠公恒謝客手一編於其中于世益遊闊經時月不一至城市與親知躡屐過溪山間人多指詑此非金華守耶何不輿而徒也癸卯夏中丞蘘鹿曹公侍御烏公交剡薦歲丙午乃有虔州之命公蹙頞不欲行覩故強之忽以田廬之半授其伯子伯符仲子兆登孝廉曰兒方弱齡當勉之讀書耳胡委之以此公曰吾恐孺子不察吾意妄謂仕宦可多得吾授此冀杜

其妄念俾不得不就儉約耳既而孝廉秋試登薦書公訓造物忌滿復欲引疾會虔監司遣役促行甚篤乃勉就道瀕行以一緘授周恭人曰須有急乃召叔氏同啓視至十月而蒞虔虔爲南粤襟喉開府駐焉軍民錯居商旅雜遝擁傳而往來者交武於道時屬計歲府屬留府者僅一權倅甫任而直指行部諸務旁午公應之秩如也諸治理大率如婺而益嚴肅間察主藏藏之虛籍以三萬計蓋開府兩道一切軍需歲供皆資於虔出納既廣而諸材官特起率飾故稱急要監司請發者不可指數奸詭乘以自潤遂積逋

至此公悉發其奸監司阻之不可則令調停之公命凡賦祿領者賦半其半以償逋逋額畢始全賦諸乾沒惟監守不爲原餘疾輸所負則醳不問於是不兩月輸藏者萬金公益務爲潔廉爬搔宿垢無遺且詳條其事上之著爲教令云虔諸屯穀率輸糠粃而支必責良典倉者恒蕩產公議令一府佐董其事每屯所輸必令該屯官同典倉者封識建廒支之期卽支其所輸諸屯遂不敢過求且減存積寬坐耗倉役始獲安旣而有一倅欲移他錢發支屯軍者公謂屯軍支屯糧法也疇可別貸不許倅媢嗾衆軍譟於庭公

不爲撓卒支以所輸如公議于是鹺穀井井胥吏莫
能上下其手虔兩橋商稅向以供軍需至是稅關欲
駐虔以籠其利開府李公不可闔乃苛求解稅者公
謂閣曰稅額定於上人豈解稅者力所能加請勿爲
望腹計第以情告當爲剩量庶有濟耳因酌其額內
兩臺所征遂畫一商不苦虩斂虔稅有四郵毋閣季
則歸贏於府公悉藉以貯於郵旣而水西郵告困直
指議濟而無由公遂以所藉贏濟民無加賦而郵不
至欸事公復請由南安而下諸郵悉從水毋陸則挑
傳者得順流之益主傳者損任負之勞竟得請上下

皆便爲當塗廉公治狀益賢之凡事莫不倚決公旋當考績中暑雨遂病徧移文乞歸當塗方重公乞彌懇留亦彌懇先是兩關之稅司榷者請公同眡榷衙再請公再辭司榷者因洗手隔事羨金四千有奇咸積于庫數以微言動公不應至是請於寢次公曰吾無藉於是左右曰不爲諸郎君地乎公搖手不答他有所諮曰吾生平無不了事復發書召孝廉欲次井井如平日遂泊然逝比孝廉至左右出一篋發而視之中第一札其屬畫子女及喪葬諸事纖悉畢具孝廉暨二孤扶公櫬歸其橐如洗虞人甚哭傾城既抵

舍孝廉請所遺周恭人札視則與虔邸者無毫末異蓋寘諸前期者云公孝友天植事繼母陳恭人綦敬綦愛如恭人出恭人視之亦如已出當蠖屆時剖悉以問經脩脡佐贈中憲公詩酒歡請躬授孝廉毋謂秋成於公比預鄉薦則儼居城東具輕舟治游具畢備侍贈中憲公劉覽山水間當花鳥之盛風月之佳欣賞未嘗闕也及奉荆明差歸入里傷中憲公之不及見涕泗不能勝一切服御不事華侈歲癸未製一冠入虔猶冠之衆以左於時嗤然羣笑公若弗聞也者所授諸子室廬皆在孝廉時所營剏後周恭人嘗

請稍廣之公曰居既廣則凡養生者皆當稱是且一子既然三子不容異同是吾爲馬牛無已時也自壬辰釋褐逮丁未蓋十八年未嘗益一椽闢家井井勤劬罔懈所至邸中林柚聲與扞掫鼓柝聲丙夜恒相應至篤於宗戚友朋鄉曲凡可致其厚者靡不自殫公初至濟上桂林大司空舒公以河水及寢園鐍職復羅惟子翰編弘志之喪哀迫罔措公爲之治殯具求美櫝一切極周司空哭謂三十年薦拔門生故吏不及陸公傾蓋交比公斂於虔司李麻城熊公殯公如公之殯舒人以爲天道云公以西江公而下皆能詩

自爲諸生則不廢吟咏然緣情匠心恥事剽竊爲文
操筆澎湃翔出指陳事情如在目睫亦不刻畫以求
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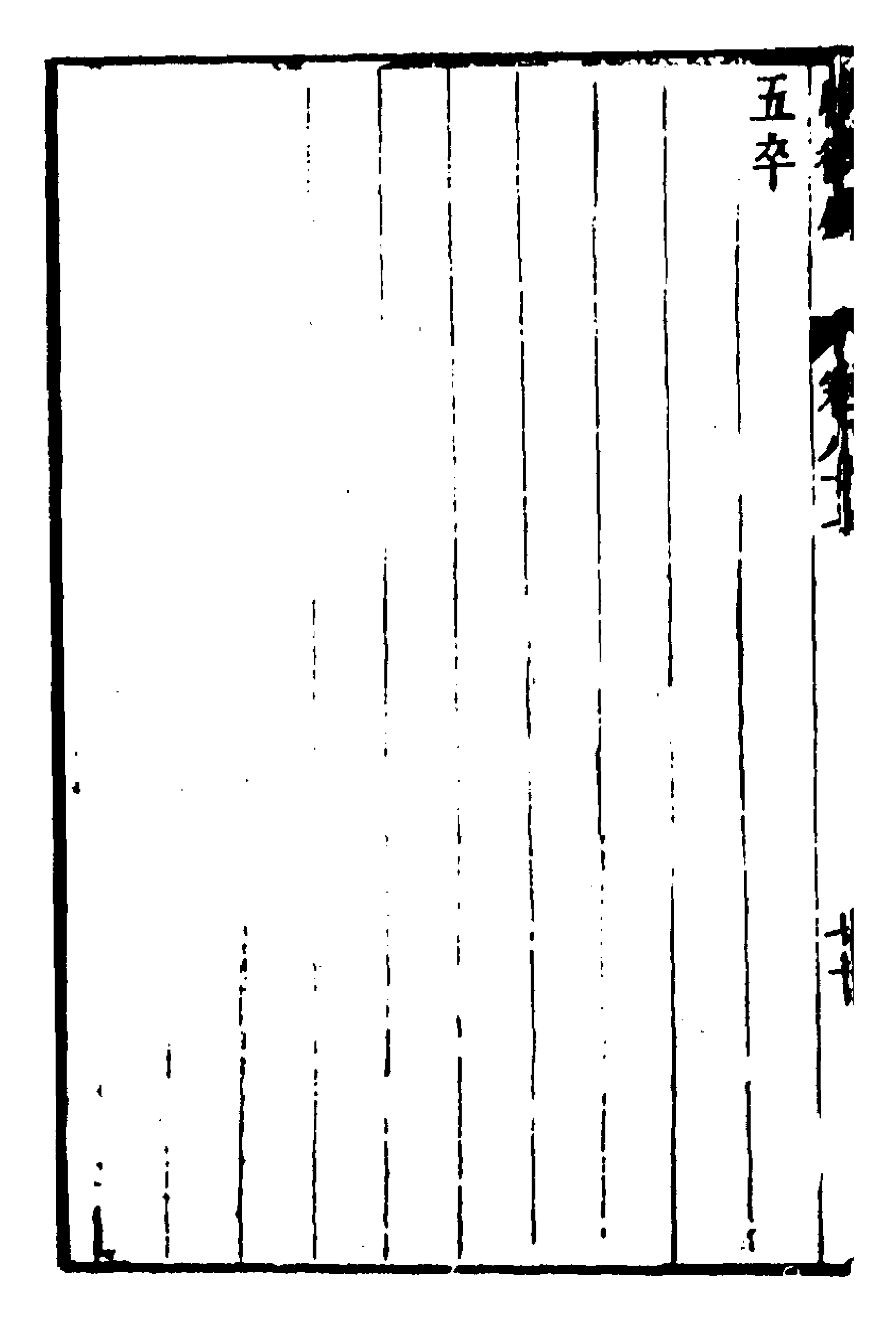
臨江府同知王佐傳

黃佐

王佐字汝學增州臨高人少受業於丘濬弱冠正統丁卯以禮經魁鄉薦游太學爲祭酒吳節司業閻禹錫所稱許臨試每擢爲首延譽于內閣李賢冀其大用後試南省五策條答無遺本房欲寘魁選爲忌者所黜成化初授高州府同知時都御史韓雍用兵兩廣佐獻策平戎用之動中肯綮雍奇其才甲午改邵武以文章飾政事持身廉而不徼事上恭而不阿屬泰寧盜發時僉事章懋適分巡至郡檄佐行縣召集里老密切訪問賊中動靜若其可招則選其里老之

有議幹者往諭之除首惡不宥其餘脅從者悉聽自新若不可招則亦令其各陳勦捕方畧以報佐至縣周詢衆論皆以爲賊勢方張若遽攻之則其黨必固結以拒戰而其勢遂成不若乘其衆心未固誘其來降者以殺其勢則可不攻而自潰矣佐遂遣人招諭降其脅從者數十人賊果散去懋同寮聞之有欲邀功希賞者言於部使者謂懋儒者不知兵恐不能濟事願自行勦之部使者信其言遂調將樂所官軍俾率以行至則賊已平矣乃械繫佐所招降者凱還獻功悉戮之懋恥與爭而佐亦絕口不言惟與人頌其

靖亂安民之績然終亦無由白於上也滿九載去改同知臨江府致仕臨江與人又頌其公平正大博學工吟詠以賢能著稱云佐所至廉操遺愛始終如一日惟質直任職不能隨時俯仰故低徊二郡二十餘年一官不徙衆皆惜之平生雅淡惟躭書史自少至老手未釋卷雖耄聵猶使家人讀而聽之提學新淦胡榮稱其博學多識精思力踐見道精審故其詩辭和平溫厚文氣光明正大當比唐宋諸大家識者以爲確論所著有雞肋集經籍目略原教編庚申録璟臺外紀其經進御則有珠崖録世稱其文行年八十



五卒

南安府同知施奎墓志銘　項忠

公諱奎字漢章別號竹坡嘉興府秀水縣人系春秋臨濮侯施之常裔始祖廷直從宋高宗南渡任臨安司理參軍因家於杭二世祖千之始遷秀水高祖彥銘曾祖仲賢見元綱不振俱隱德弗仕入國朝永樂初祖達因子文振貴封大理寺右評事父鐸字文振永樂中任河南彰德知府公生自幼充岐克嶷嶄然見頭角逮長人物豐偉鄉人謂施彰德有子矣十歲入府學充增廣生聰明穎悟不煩教督維時嘉興知府齊公政見而異之獨加獎勵常以詩文難之勞以

紙筆屢訓曰汝父爲知府汝當振家聲無忝爾父可
也公雖幼益務學勉進三場文字巳而補廩日夜研
精書史與夫百家諸藝淹貫精熟議論證據古今出
人踔勵風發常居其座人丁卯以書經領浙之鄉榜
明年春試不偶入太學景泰辛未試中乙榜任廬州
府陸安州學正到任後夙夜盡心獎勸訓誘而陸安
學者始知自勵賓興科不乏人自公去後數年繼公
者不能勤於誨其學者亦玩愒苟且鮮有成効則學
之興廢謂不繫于人可乎天順巳卯典山東文衡有
介鹽吾驛丞遺公白金冀僥倖場屋公辭之亦不與

人言但保此心無媿耳藩臬諸公見公公於去取雅
重推許建回州本州缺官委公署州事公持廉秉公
一以愛民爲本朞月而民愛戴如父母使得一郡一
邑而理民之獲被其惠豈少也哉學正九年秋滿赴
天官適朝廷簡老成碩德者輔導藩府遂陞遼府右
長史公恪恭不怠輔導有方毎進對輒引經且以漢
東平王爲說王深嘉重之先是本府軍校多不律縱
豪橫軍民被其荼毒多厭苦之公即嚴號令正法律
察其首惡爲民蠹者痛治之自是奸頑斂跡無敢犯
者荊州有郡王十將軍中尉儀賓有二十六府上自

以長史淛同加官賜稱通賢知以

諸王以至儀賓見公之賢待以殊禮歲癸未以詿誤赴部調用親王念以老成舊臣不忍其去上章保留其略曰自長史施奎到任以來公勤廉謹輔導有方乞免改除庶幾左右得人不報遂拜南安之命實成化改元之二年也國朝建官有正有副正者總其綱副者輔其政如殷繁政務則佐貳分理之正官總督之庶綱紀不紊同知之職同其守也事皆得以專行其位不為不重也公為人重厚仁愛多恕持身廉謹莅政公勤甫下車不浹旬首詢耆老訪民緩急次第而行寬猛適宜刑威不用專尚德化不踰年人吏恐

和士風丕變三邑軍民仰之如泰山敬之如父母公在任兩蒙藩臬委任織造段疋於南京餞糧不下數萬兩督運北上一切常例咸謝絕之覩世之專事乾沒出入無稽者其操守相越不啻萬萬乎逮丁丑歷九載秩滿藩臬考公持身無玷而都人見稱撫字有方而民不忍去其獲乎上之親信又如此戊戌赴銓曹力丐歸老遂獲進階而還公在任而將秩盈也若親王若郡王將軍中尉儀賓與夫郡縣學所軍民官僚致仕監生生員作傳以備史錄且曰古之貳守南安者惟公爲第一其去任也所屬三縣城內外等郡年

八九十以上者不啻數百人連名狀告彼處府縣移文來浙問安狀又稱公持身廉謹蒞政公勤革弊除奸愛民若子等語懇希回示以慰黎庶其得人心如此非其德之盛仁之至安能去任數年之後令所蒞之人移文原籍問公安否以圖稍慰之若是耶凡公之述職赴京舟車道理諸費並各自備一毫不取於民其廉謹多類此非其義雖一介不妄取非其人雖富貴不與交天性孝友恒念祿不逮養言及父母輒涕淚交頤兄瑨歿遺諸孤公撫育一如已出公退之暇課子姪誦詩讀書澹如也說者以為居官待民雖

漢寇恂之守河內張忠定之守西蜀亦不是過其視世之傲然民上前呼後擁終日醉飽以嬉視民之疾痛疴癢如秦越不相關甚則[illegible]其髓刳其骨而不知止使民疾如仇讎罵詈載道相去又不啻萬萬乎吁又安得如公數百輩普列州郡以利濟也歟或問公何以在處獨得人心如此夫惟其心術之正不為利所誘學術之正不為威所怵也且又處鄉里遇人不問貴賤少長卑躬悅色懇篤誠信出言惟恐傷之一揖垂首幾欲至膝若忘其家世貴倨是以人無怨尤兼以心地坦夷物無牴忤人謂公忠厚長者揆古無讓

于今無愧矣告老之後優游林下幾十餘年結社吟咏因舊自號環居植竹周盃以蓮彈琴鬭棋焚香晏坐雖白公之香山裴公之綠野豈過是歟平生無玷不忝彰德府君清白傳家之遺可謂孝子也纂脩實錄在處所司必脩入國史予鄉之士崇入鄉賢祠公論推古如公人祭鄉先生於社無忝也

贑州府同知張瓛墓志銘　邵寶

君諱瓛字孔圭自號慎菴姓張氏其先河北人在中唐有曰文照者徙中州至宋南渡時有諱晟者以直秘書扈從遂家建安之南村晟以上世有顯仕元末有諱信者以避冦遷浦城縣南信子子榮生永永沉遂偉特博通書史國初有司兩以隱逸應詔皆不就其卒也楊文敏公銘焉子四人長善舉永樂辛丑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其季晃娶于某生君君幼警敏隱逸公命監察公教之十有一年游邑庠即問聖賢行已之要于師師異而禮之弱冠應鄉試年二十七貢

而升諸禮部卒業南雍成化庚子舉應天高第屢不利禮部丁未試吏部簡授江西贛州府推官時汀韶寇大侵贛境因以飢疫民死徙殆盡君特檄走諸邑治其溝城存徠周卹以全其人瑞金石城二縣故無城城自君始嘗是時君力爲規勸且屢請發帑於上語甚切至蓋活者數萬人既又重逃復之典權婚嫁之宜申掩埋之令稽古荒政而加敏惠焉其治刑尤加意疑獄它郡獄未具者亦多移涖於君有俠民金伸誣告死罪轉引二十餘人獄死者過半君得其情亟白于錄囚使者釋其未死者七人君在官前後率

反死刑四十餘人雪流以下者不可勝紀九載秋滿

會韻鈌同知遂以擢君君職清戎淸戎某御史方以

苛察繩下虐及無辜君抗言無隱見牴怫顧旣而嘆

日吾不能殃民以奉人而靦顏於位退不猶愈乎即

移疾請致其事疏發三日遂行於是君苦煩熱舟行

至廬陵病病七日不起弘治己未七月也君性孝友

以祿不逮父養養母曾氏甚謹與諸兄處愛不忘規

自奉約而急於用人外重内剛不以佞奪而理棼㑹

堅衆以為難君裕如也嘗集古格言爲世訓一卷所

著詩文有愼菴小稿六卷錦江雜咏四卷藏于家

江西撫州府通判施堯臣行狀

梅純

君姓施氏諱曰堯臣希舜其字也先世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東南巨族徙實京師遂占籍上元縣歷二世至君父諱靖府君始以儒業起家領景泰癸酉鄉薦累官至翰林院待詔方其領薦君適以是年三月十四日生生甫數歲聞長者誦書史即能強記比成童巳善屬文一時儕友莫不嘖嘖歎羨弱冠學日加進待詔公知其足以繼巳志也心悅之會君母林氏以疾終公益厭於仕進遂乞休歸南京俾充京庠生未幾果中成化丁酉鄉試明年戊戌會試下第留太

學卒業一時南都赴試者不下四十餘人惟陳君言及君與純最少李君用文雖稍長然發身武學故予四人凡出入應酬皆不得與諸人伍見即羣聚每辱之予與李陳每不能堪君獨受之略不與較甚至有見其可欺肆出惡言以欺之者君亦直受之後其人南歸乏道里費乃降氣求貸於君君亦不念舊怨而輒與之衆以是服其量而挾長之態并予三人亦不之及矣自是又四試竟不如志以親老欲資祿養乃赴天官卿選弘治壬子除浙江金華府通判遂奉親之任君於時外嚴職守內謹供養歲餘政益通養益

豐名益隆以充而東南上下咸知有施通判矣時金華八縣其尹皆發身進士例以三載取陞風紀前此郡佐而下皆曲爲優容以徼倖於他日君至則正色其閒不以利害萌念慮諸尹亦皆愛服不敢挾以驕慢郡有徐毛頭者嘗嘯聚徒衆作亂連郡爲之侵擾君以計捕之悉寘於法一方遂平部使者咸奇之每有大事輒以屬君監察御史吳公一貫爲人通敏自高巡按所至官吏鮮當其意獨於君每奬其才而許其守戊午以脩乾淸宮所部下浙江諸郡取材僉以收解事大而難其人藩臬重僚乃舉君以往於是十

有餘郡之材皆領於君君往返僅數月事旣無廢而民亦無擾其勤事類如此然初未嘗爲之窘滯金華當山水之窟方盛暑時濕熱蒸逼簿書盈几案庭待處分者常數十百人君皆一一爲之盡心發遣胥史環侍皆不能堪而君裕如也暇則命閽丁卽郡隙地雜植花木構茅爲亭以朝夕奉親之歡或時吟哦其間舒寫懷抱蓋其平日所養者深所見者定故遇事之繁自不能擾也初君解材北上待詔公亦暫還南都俄以疢疾遂終於家君於途聞訃號痛欲絕卽日易輕舸徑歸居喪三年哀毀逾禮服除改 瑞州越數

月繼母吳氏卒再歸居喪又三年改撫州時撫巳有判佐郡事君則增設專理糧儲尋有例凡諸司之職悉罷增設所司乃復起君銓部改選或因勸曰君補任數月則滿九載當進秩大夫金緋之榮將自玆始矣盍遄往勿疑也君曰吾以書生三佐大郡叨祿巳深若更覬覦分外豈知止之道且一子呱呱在褓萬一得遠郡誰其撫之遂中途引疾納其公移於官以歸時正德丁卯之九月也君既歸則置別業於先世墓側以便祭掃時四川參政吳公彥華方以權奸所陷褫職家居買田爲業適與君鄰每聚談農桑外各

不及他事逾年權姦者伏誅吳公復起任浙江布政時謂公道旣明將次第及君不謂一疾弗起竟以辛未六月終年五十有九君平生爲人易直無鉤距造文亦明快醇雅嘗歎近日文人自以生長南服歷官内翰乃故爲艱辭以眩世使人三讀猶不能以句一時好名少年翕然宗之然徐詳其意皆俚俗較利與害之說於世教何補哉某不敢效也識者以君爲知言

承直郎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尚質墓志

銘　　　　　　　　　　　　澹園集

公姓黃氏諱尚質字宗商別號龍岡先世廣東惠州府和平縣人國初徙閩右實金陵而黃氏始爲南京人自余髫年出入里閈時共推爲賢者有三人焉其一人曰禮部尚書郎李公維明其一人曰余兄靈川令伯賢其一人曰公三人者鄉辟雍而屈相去僅數百武學問游處亡一日不同其篤朋友敦行誼攻文學名於一時學者見此三人無不親就而尊禮之嘉靖戊午公與維明竝舉於鄉壬戌公以選人謁銓已

維明成進士留京師余兄亦拜官嶺南乃稍稍散去初公之謁銓也得四川劒州學正丙寅晉南國子監博士隆慶巳巳以京察左遷江夏丞兩閱月遷爲峽江令萬曆癸酉晉饒州府通判以歸歸二十有四年而公捐館舍蓋至是維明伯賢之逝久矣余未嘗不歎耆舊之凋謝而爲鄉國之典刑惜也公爲人貞樸而廉謹秋毫之端不以自緇故所至居必見信去而人思之於劒州則精覈賢否勤於程課教有常矩士知嚮方甲子校文關中得令御史大夫溫公置之第一人倫之鑒上下歸之至若攝巴州繕城守剿盜引

去一郡得完監司使者咸器其能於成均則臨以貴權直道有立旁多獷悍教條必行介性所至觸禍亾悔於峽江則流移來歸究抑盡雪還忠臣之後於厮養卻漁父之金於暮夜郎授檄歸久矣而士民戴德猶以時問訊於家大氐公所黜沫者在罝單赤以下而人所齮齕者在均敵以上故再罹讒毀弗克顯融此無異繇近世善宦者率厚結黨援巧相引納而公孤立行其壹意或外自藩飾虛聲少實而公孜孜勤恤民隱不爲空文或顧利冒恥恬不知止而公稍不如意輒毅然引退盍南都士風往往有然者而公其尤

也婁一朝士語余曰君鄉人當未諳作宦譜耶余應曰吾鄉獨諳作人譜耳聞者笑以爲然嗟乎貧富去來如反覆手世之挈挈枉義以覬幸於偶得者亦豈能長有之哉公郎見謂爲迂闊不足以趣時合變而所全者大矣他復何憾善乎維明之論公也坎坷婁更一真無改而余兄伯賢則謂其入汙泥而不滓爍爍火而不熱直以方之良玉都人士至今傳之以爲篤論云生正德庚辰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丁酉十一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高大父諱玄保曾大父諱勛大父諱子隆三世隱德弗耀父銳湖廣邵陽縣

學教諭以公貴封脩職佐郎南京國子監博士有文
行言家教者宗之妣李氏配徐氏丈夫子三應登應
仕應升登等將以巳亥年正月初三日葬公大南鄉
花樹山之原而屬予志且銘之予念公事行見於邑
志者具矣茲次其大者銘曰
於利靡緇以著其惠於權靡徇以篤其義我德則良
孰曰非遂航衮其楫車不授綏有命自天斯又曷悲
繩繩後人尚演厥施

文林郎贛州府推官石樓林君萬朝墓志銘

羅洪先

嘉靖丙午余訪唐子應德于毘陵屏居僧舍一夕唐以衣冠之士來其形癯然其容翼然其氣溫然而視瞢然類有道者問之曰石樓林君也余於是始知其姓名明日復謁與之飯君觴不濡齒匕不及盂其意時時乃在余兩人兩人更互有言言且錯出君一無所逆猶恐不爲之俱盡也已而報客至逡逡起避意其倦且休矣客出戶則已遣人俟于外問可納謁否當是時載妻孥赴贛州推官天且暑舟人告速不聽

如是者三日而後去余於是又得其為人而與之定交余既返林以是秋檄南昌往來同江必至余舍自慎行務學居官使民以至讀書文辭之事靡所不問其後聞諸吏人云嘗代君作余啓事字稍誤可增改者必易牘更書令盡善乃已他文移皆然已疑其用心過勤移書言之又半載絕不聞耗一日君之從子兆恩至問之曰君死矣來請銘余於是為之流涕悲傷又且有遺恨於君也始君以嘉靖甲午舉鄉試登戊戌進士為寧波推官未幾聞父侍郎公訃去繼以御淑人憂至是始補贛州其為寧波也以侍郎公嘗

守是郡歸請所以治獄者而後行郡人素巳奇君比至恂恂然不敢以喜怒加人當斷獄務求所以生之者旬日不得不即斷則相與驚曰固吾侯之子乎何其肖吾侯也倭人入貢道故出郡中率爭市以鬬當鬬時持矛戟攘刼官司無敢誰何然獨畏君廉君出市倭即釋鬬以竄韻當江廣之衝並商大賈之所往來異時爲關征以濟軍而守者輒無廉譽君以當代固辭不受已而撤攝與國其猾胥善巧伺以愚令至是故進撤器以嘗君與少怒即得詐爲機利君覺之不一問左右請易器君曰於余甚宜由是猾胥擒手

相戒未幾信豐大水當道撤賫帑往賑之君懼民急
食聞命即行是時水初退地卑者猶在沮如中君冒
溽暑乘肩輿泥行淤村塢計口給授夜則會數而裒
分之率不得寐几生活數千人而身病矣君雖病不
見辭色當道不之察顧益壯其才取煩劇難辦事坐
之君憊甚猶時時作手牘令吏人代爲詰難聽遣家
人泣諫則曰吾身猶食祿而可後事乎竟以瘁卒于
官年纔三十有八卒之日橐無餘金篋中止古書數
十卷自提督大府而下莫不往弔郡守林君功懋爲
之棺殮賻贈乃得歸悲夫悲夫使其少延以交余兩

人者而取友于千古復以治兩郡者推之天下豈不爲千古一快哉柰之何竟不自卹以死也君之天性孝友去寧波時以哀毀致疾醫者誤藥幾不起喪柳淑人踰年而伯兄天君益悲不自勝坐是体常羸絕不類壯夫當七歲時已能爲詩稍長好讀史遷爲古文辭人多傳之已而鄉試不利歎曰吾不能乘時自奮何以空文爲於是更爲時文即又出儕輩上其後聞侍郎公與陽明王先生往來議論則益闖闖有嚮慕意雖長於宦遊能絕紛華侈靡之好居家徒步斂戢遇者不知爲侍郎子也攝郡事重建安湖書院聚

諸生課業其中時爲誦說書院者故祀周程與陽明先生者也余嘗求友于世欲得質美而力足以任重者與之共學而恒不多遇及遇君可謂有美質而擅完力矣乃又不足於其年豈其固有限之不能自免者歟悲夫悲夫林世居莆之赤柱巷出唐端州刺史韋公之後曾祖訓導彌宣祖垠皆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侍郎公名富嘗以兵部兼都察院出鎮兩廣爲時名臣妣淑人張氏繼翁氏柳氏君柳所出也名萬潮字蒼晦別號石樓後以侍郎公葬石門山復號石門山人而君之墓亦在其山上公生正德庚午卒嘉靖丁未

吉安府推官櫟亭劉君修巳墓表　羅洪先

世言儒術不切吏治以爲爲吏將以整齊奸僞畢願軌則也處上下之間則情不兩得承偷慢之後則譽不獨起故必有違心之行借色之言揣摩柔曼操切武健之說工而吏治多端矣儒者薄功能拘繩墨循善人之事子惠休息此除古之訓非以責之叔季也自斯言出而吏相講幻民之得被膏澤者日益鮮今觀於櫟亭劉君豈盡然哉君名修巳字以敬汝寧新蔡人也舉丁未進士爲吉安府推官君爲人簡素伉直於辭貌無所修設爲郡會邊邊俯揖如儒生退則

當首拱立若不甚解事者當道厭其所爲將予殿課
郡守靳君學顏力捄乃免間謂君曰忠信篤敬四字
吾平生學而未能汝第勉之無憂齟齬也君既感激
受教而郡故健訟君明習法令日夕手撰獄辭不他
寄耳目或當道有所輕重第唯唯比上獄必中情法
不少狥當道或不見聽露微指即留旬月不上俟其
自解否則從容懇款言故不少見顏色久之當道莫
不目逆敬之且多其才督委檢括往來郡邑無虛日
其後俾署吉水吉水在臨吉間號繁衝異時攝令新
故文承莫知緩急吏多索故牘難詞相嘗以窺能否

而陰把其勢君至吏抱文書嘗君湛目指曰某事已
竟某事未竟吾不召而持此何爲也吏計沮相戒不
敢面紿邑以無事每受賦役率因俗安便不盡更舉
豪右怙拒者遣人諭意必聽乃已無何朝廷以邊劇
遣使索遞旁邑受牒倅辦民多庾死君召是歲掌賦
者期日入賦民相謂曰公素庇我我不可負公未旬
日畢如期無一人受鞭笞者乃逆計積歲久逋曰此
非貧瘠弗勝寔綱解主寄之欺隱也夫綱解主寄者
皆市猾耳老胥悍卒爲之後先以行其詞攫貧瘠安
所逃責哉既入其槖復舞智以文亂而上不之察者

不蹤跡而漸治之逋不可償也君之事集力省大抵類是然務爲韜晦不以自暴著每聽訟據案嘿坐徐折以片言或摘单詞相詰莫不愧服情旣白令休外舍月餘不召始者以君明而以斷久之多悔悟去不復追逮其敎行敎化如此邑遠驛三十里嘗調民傳食名曰小日其後驛遷而調不止或競侈媚爲私覲君曰是不可以已乎晝罷之與士人交迄終歲未嘗以一蔬爲敬懷謁入者服其風旨噤不能發君爲推官三年强半居吉水其在郡一言無所假借至爲吉水郎三尺童子可以韋衣告語君亦時時降色撫慰

之故吉水之民幸視其來去爲喜惱聞新令且至無
問其人賢否莫不蹙額君感疾留郡輒怨其避事無
何聞君卒人人揮涕即深山婦孺亦嘆息嗟駭
不啻喪其家之長老與其親戚也是日會巡撫都御
史吳君鵷參政魏君一恭僉事顏君嘉會行郡素廉
其治行各爲文哀之而郡中臨其喪至失聲君父价
早夭獨奉其母張以養俸入既薄而又自食于外比
卒家無遺金知府陶君大年爲棺衾以殮紀其喪乃
得歸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言不可僞也且
志合於上者動寮友之猜慮周於民者觖吏卒之望

利穴室則滯訟寡而井市清開說廢則無告伸而士人怨故有獻頌於堂階而交慰於門屏者此雖擅才智知取與未可苛禁而甘誘也君今已矣媢之不足以徼恩薄之不足以構併舉知之矣然無貴賤尊卑遠近新故痛惜不置此曷故耶人之死也在骨肉則痛惜之在道路則畏避之在仇讐則幸喜之以痛惜之情責之道路不能也故凡死而哀之者必有至愛於其生愛人者人恒愛之是道路亦骨肉也嗚呼死即等耳柰何不爲可痛惜而爲所幸喜者哉吾故始爲君悲而復悲君不多見也自余所見君之前楚有

危君澂閩有陳君士儀其官同而事亦相類陳以雅淡而危喜任事其卒也人亦痛之然予獨不釋於君者其所志誠足取矣君嘗爲余言當動怒時力遏之而不能止每懼乘怒失言於人害將不細余觀於世求不惑於吏治者甚鮮如君言者又加難矣使假之年而克其所志以行之天下豈有不效哉然遽止也是可悲也雖然吾獨以悲君也哉書其事鑱之墓石使過而覽者相與傳之君生正德乙亥卒嘉靖辛亥年三十有七云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國初爲州州前泰和知州顧

侯光遠墓志銘　梁潛

泰和始爲州其民之衆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
國朝初相繼爲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侯去疾顧侯
光遠也二侯皆一時豪士顧氏先世居河南自宋高
宗南渡始徙而南居姑蘇之嘉定元末有知侯之材
者辟爲掾京口及　太祖高皇帝下江南京口首納
款侯頗有力其間遂從　高皇帝入金陵監大軍倉
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饋運明
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時方甲辰年也招附懷來劃

華俗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稚至
號泣于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卽吳侯也吳
侯以民好訟告于侯侯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之
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侯乃自爲書榜聯紙長
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
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
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詞訟而
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爲疏理非誠負冤願悔
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
敢舞文以病民境有虎適其時禁民私畜兵民無所

措訴于侯侯爲草檄告之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
以丁祖母憂赴　闕陛辭　命留翰林院同議編大
明律律成上進復　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遷
服喪嘉定未幾起復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召拜
吳王府副相留京師以他事詿誤方逮繫間得疾飲
水病結胸而卒臨卒爲詩壁間以概道其平生有白
髮歸朝之歎聞者悲之侯性澹泊不尚侈靡所居僻
宇室無長物惟藝蔬數畦食取充口衣取蔽體而已
至于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在廣之日別廉吏均
轉輸浚城隍撫馴士馬安戢逋逃號令旣明而賞罰

必信遠邇翕然及聞其歿爭欲爲祠立石以頌其德
者屬有禁不可乃止侯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
賦詩氣豪才贍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蔗境
翁詩數卷題曰蔗境吟稾云於乎侯當草昧之初能
卓然諗知天命攀附　聖主以自樹立可謂壯偉矣
而用未臻其極功業不究于當時獨其善政在民者
民不忘也

承事郎都昌令俞先生貞木墓志銘

王璲

先生初名禎後更貞木字有立姓俞氏世家于吳高祖諱伯成宋承信郎某處提幹官曾祖正國以上舍貢補進士祖諱琰元溫州路儒學錄學者稱石澗先生有易說數十卷行於世父諱仲溫平江路醫學錄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年十五篤志問學欲力追古人而及之既冠未有室人或勸之娶先生以學業未成謝弗聽永嘉陳公麟以易經擅聲浙東西來寓吳中先生從之游多所開悟後陳公中進士甲科出

幸明之慈谿先生復負笈從之卒業時元季四方兵起明瀕海爲郡尤多嘯聚之徒先生辭歸杜門不出研考程朱氏之說直將上探羲文之秘與居閒十餘年視天下榮利泊如也　大明混一區宇先生始以薦者言起家授韶州府樂昌縣令秩七品階承事郎尋丁內艱府君憂服闋調選天官改南康府都昌縣令縣故有周元公朱文公祠先生下車拜謁覩其室宇頹圮弗稱乃捐俸金爲倡大脩治之因以禮教其民翕然從宛化未幾政舉惠行有古靈先生在仙居之風郡將上其績於　朝丁母夫人憂民到于今懷

一先生返鄉里以親族犯法例弗起遂息交絕游屏棄世故閒作爲詩文以陶寫性情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人處雖甚和易而中峭利不可犯蓋先生以誠確之資嘗潛心爲己之學故與衆殊人方進取先生無營人皆戚戚先生裕如浮沉至于晩節益以清淨自娛焉安陸姚侯善來守郡折節下士聞先生名淵致之訓其子會鄉人有訴曲直者妄以書抵先生初不之知其人延理至秋官先生亦在檄召中事白將旋忽患下痢疾子繇求名醫藥之弗瘳竟以洪武三十四年七月壬寅卒于京師旅舍年七十有一

樂平知縣張彥方傳　忠節錄

張彥方江西龍泉人建文初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樂平知縣靖難兵起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有武弁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以自綏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梟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集人覩忠義所感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知縣贈光祿寺少卿鄧公顒墓志銘

丘濬

括冠起犯廣信界信之永豐知縣鄧公率民丁拒之於其縣境高洲接戰十數衆寡不敵爲賊所執罵不絕聲而死時正統戊辰事聞　朝命贈公光祿寺少卿給布六十端米三十石後又用言者特賜諡恭毅命有司祠于鄉郡及所治公諱顒字伯昂郡之樂昌人也樂昌之鄧自漢以來爲著姓累世通顯三公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奉命使湖湘勞軍士不受私餽時稱其廉事竣回授永豐知縣縣當閩浙之交時鄧

茂七反於閩葉宗留嘯于浙江以西相扇不靖永豐尤切近之公至集丁壯備器械塞蹊徑據要害晝夜會僚吏父老講求所以爲備禦之具者甚悉時亦有所擒獲賊自是相戒不敢犯縣境公於是脩政事課農桑理寃滯招流亡毀淫祠及奏減重稅又以其暇日進諸生講經史習禮容用是民大和洽境内清肅鄰境之民咸以不得公爲歎爭赴上司告欲惜公邑人父老亦恐公遂爲他邑所奪也亦相率留焉江西布政使吳潤等三上章薦之不報坡後爲巡撫侍郎楊寧僉都御史張楷交章論薦爲江西按察僉事命

未下而公死矣是時年若干公貌不踰中人而慷慨有志節仡仡然自立不肯詭隨於書無所不讀而不爲枝葉浮華之習旁通星命術數之學所言亦或奇中臨事明決操守潔白其在永豐藩臬有所難處事雖非公所治亦以檄代理鄰藩聞甚名亦或有所借委焉嘗莅事建之浦城嘅當沒入者三十餘家又處州坑治免銀課者若干兩其人皆報以重貲公皆固拒不受其所爲卓卓如此類者甚多噫有德而不及大施有才而不克盡用使公得高位膺重任所行嘗不止此哉雖然與公同時者後公十數年往往致

身通顯歷中外其間樹功業隆譽望者固多有之然因之而播其惡于衆遺穢後世者亦或不能無矣求如公無所愧死得其所流芳史冊廟食百祀者蓋僅有者也以少爲貴公之所得多矣公死之日雷雨大作賊大懼置公屍歸高洲巡檢司署中明日邑人始舁歸棺殮于邑之城隍廟

霎白吳先生源深傳　　湛若水

霎白先生姓吳氏增城人其先延陵季子之後自號霎白先生霎白者何愛梅雪之潔清以自寓也人皆謂是不浮也哉噴溝污俗而玉雪自清以不溝洫其身故亦謂之曰霎白先生云有生三十九年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從目不取苟視少遊邑庠諸生或出鄙語則掩耳不聽諸生皆笑之嘗讀書一室有女侍嬉於傍怒曰奴何得侮我即白其夫人出之乃已及壯由進士尹弋陽凡六載而政成未及滿秩用保舉遷饒州府同知卒于饒其御史所嘗保公者陳公選

其人也陳公選者時有直聲後來為布政廣東劾中貴人韋眷斃於道者也先生生而家饒富治弋時析節自律朝夕飯粟一瓢羮一蔬擇不取適民有餽水土物者謝而不受從者苦之私曰久從官人無益吾不如歸先生治弋恥隨俗吏役役以簿書期會而古循良自劾始至日與諸生講學習射而助其不給者寧陋宮室以與民寬力立義倉以廩其無告者十萬石挺身推中貴人之威而息其暴斂裁無經之費以為典常曰寧我受責毋寧使民受其辛嘗從其僕問弋之俗因謂婦人何醫僕訝曰主官弋六年今問髻

詐我也公曰吾殊不覺耳安有爲民父母竊其子女乎或曰先生何人也其古之遺直歟又曰先生故廉惠人也先生爲弋陽六年弋陽之民歌之者以百數御史藩臬聞而達之　天子天子例褒之封及其親其去之饒而民思之比死而民祠焉夫歌之者衆則公而浮於下上則其愛也博旣去且死而民思而祠焉則其入人也深非其所謂惠歟其卒于饒也太守發篋視之嘆曰人不信源深廉今不足於斂嗟乎源深不知古之廉者何如耳伍盆之云公嘗語從子時愼曰兒謂我何如人夫太匠不斧試大器不小庸凡

我之所以爲此者非吾之所謂上焉者也吾之所謂上焉者而何足以知之飡山飲流抱道而居養高憑虛造物爲徒世貴不足賤而有餘吾不知其不可也

先生名曾源深其字旣卒而食于弋者士祠於奎星樓氏祠於縣治其在邑之鄉賢祠者與崔李參焉

廿泉子論曰余嘗觀古之賢俊人皆出於神聖之後稷契本帝嚳仲尼本弗父何正考父今觀公之先世可信也夫以六載不知弋陽之髻卓然有孟嘉之風矣及觀其語從子以其志豈功名之流富貴足道耶吾嘗謂公吾鄉淸獻匹儔然淸獻以位望之極而公事業不究於高年故往往不見信尚爵於人可少進

江西贛州府瑞金縣知縣贈光祿寺卿東山范

公琛傳　　　崔桐

范光祿諱琛字廷獻號東山宣城人高祖惠任德興二州同知祖斯福父晟母施氏光祿狀貌魁梧長目燗燗性剛直負氣不能為濡忍事少游郡學有文聲宿學老儒多所推重督學御史浮梁戴公少許可得光祿試卷大器之成化丁酉中應天鄉薦屢試春官不偶弘治癸丑謁選天官得江西清江令以母憂去服闋改令瑞金居數月閩廣賊作夜半殺門卒攻城突入時瑞民洶洶竄伏左右有強光祿急去者光祿

怒髮上指梃然曰吾去士誰與守吾主平欲丈夫其
行而學兒女子以自免於節義謂何遂從民兵數十
人迎敵殺賊二十人有奇相持至翌日賊少却薄暮
光祿力屈爲賊所得挾至宋卒舍所問庫藏所有光
祿不爲屈詈不絶口賊憤遂遇害時乙丑歲正月二
日也守臣上其狀天子哀之贈光祿寺少卿賜葬祭
命有司立石𧯡其子爲國子生光祿家居喜賑卹貧
乏之爲閭里所德治清平賦與學廢白疑獄金倂尚行
賄公禁之無敢奸者死之年若干史臣評曰予讀武
宗實錄乙丑之寇臨江瑞州新淦永新諸郡被毒多

矣而守令非無其人以身徇民者周副使憲范知縣二人耳琛小臣也而能相節炳炳可尚也已使之當塗分閫緩急其可倚若夫菁莪之化琛奚負焉而景風之思志士將無所與乎

饒陽縣知縣倪公相傳

倪相山東淄川人正德八年知饒陽未浹旬即履鄉社訊民疾苦覈貧富差等登諸籍凡徵發按籍而行靡不適均由是復業者李能等百有餘户民有訟者兩辭造庭任彼此竟其說有可以理諭者委曲言之皆釋然間有望廬而返者憲司暨府凡有滯獄必檄相平之訟者俛首擊節嘆服境内有鼠竊者縶逮良久相按之罪抵元惡餘皆釋之犴無宂囚丁丑歲大饑督民楸蕎採薇煎鹽易粟且時加賑濟全活尤多一日公出途有李姓者數輩赤體丐食下車泣之曰

尋之不德也命鋪户齎巳廪以衣之間有疫癘死者給板作爲棺槨命纍埋掩之野無暴骨貧男成立不能自娶量勸民資助綵幣多所完聚縣南有滹沱鴨河北有滋河發源五臺放圍山會接唐沙二河二谿口通灌一處頻年衝决壞田不知紀極相度其堤宜捍禦之害由是息又於堤口上下植柳二萬餘株根抵播土不崩迄今無虞九載秩滿去邑人立去思碑於縣

文林郎知新城縣事懷南湯君建衡墓誌銘

萬士和

士有負奇倜儻胸中磊隗浇之不平則疾聲叫號以鳴之無纎介避忌軟熟狀若懷南湯君者其明快剛果可想也君初名鄞字以山改名建衡字平仲田辛卯舉人授建昌新城尹棄職歸卒君之先由軍功起至父南園翁聘始業儒應舉九試不偶娶吳氏生二子長邪次即君也君少聰慧甫五歲就塾章句口誦數百言弱冠念家業墮落發憤曰吾父厄於場屋吾不以是棄樹立顧庸者非夫也晝夜誦讀至忘寢食

未幾補弟子員初習尚書至辛卯歲時制重春秋君復改習春秋七月而得舉人服其教君爲人孝友雖其素性剛直自遂至家庭柔順婉變更如懦夫事父母惟其所欲不忍傷比歿每遇服食所嗜樂者輒嗚咽泣涕其兄郛病亟時執君手訣曰以二孤累汝郛卒號痛嘔血既葬一名其郛謂曰吾墓上欲崩竊而慟旦日趨往視之果然其一氣感通者亦異甚矣郛室卒君保養二孤提携訓誨娶妻分産恩踰已出二孤迄有成立故二孤之喪君一如其父鄉人稱之從弟有鄭者流落他境君力求之以歸爲置室家鄭後

再破產君輒給之如初君伏義豪宕有所激爲以氣御之百折不挫對人談吐辨如懸河不問達官顯者必盡其言乃已君復好臧否人物面斥人過人改之郎釋然或議其性過於剛言過於直然明白洞達絕無睚眦隱伏之私里中有渠兇常欺南園翁君誓必報厥後渠兇死其妻愬君之報也以美產祈免君斥之曰兇人死衆憤舒矣吾受其產不效尤乎遂謝絕之建昌之邑新城號凋敝與時爲令者若於繁劇怯懦畏懼君才力有餘當機決事恢恢乎迎刃而解然爲政識大體不責瑣細節縮公費視百姓事若已家

事休戚相關綱條畢舉民咸便之未幾閩廣寇竊發自庚申至壬戌三年之間盱汝境內處處皆盜其初犯新城也屯德勝關新城之民久不見兵革守備王址死焉君度勢不敵則整衣冠坐堂啖飯賊疑有伏引去君乃修垣鑿塹周城覆屋教民戰守創爲千里勝火鈎鎗等利器又相城東要害處建環勝堂日居其中校武辛酉春賊犯城南門君令城上兵誘射六人殪賊始卻是秋賊踩宜黃等處遂入邑境據樟村君以恩信拊循士卒夜遣人以砲石驚其營邑以無恐最後閩賊破建寧者詗知新城無援將掩我不備

君諜知其情乃捐俸犒士士爲感泣時有建議請援兵者君卻之俄而賊至攻小南門又攻南門君遣兵載火筏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君豫令人密布鐵蒺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趨城南平政橋張旗執鎗翼而前我兵以狼先投之賊什奪其旗城上鼓譟助之賊不得利乃宵遁諸處賊聞之悉遁君雖不習韜畧而臨機應變出其新意輒中窾竅有問君以不請兵之故君曰請之未必至不至則衆解體矣聞者乃服先是君以報寇公文不及中府守大嗛之構隙於巡按御史君已有去志及寇

平具申乞歸巡撫栢泉胡公方薦君于　朝不許君在告會巡按差官至君不出見差官疑君慢已不悅君去志乃决庫中有迎接　景府及黃冊税銀君封識之一無所私卽日就道百姓攀轅如失父母新之士夫思君前後功次作為詩歌刻成一帙名制勝安民錄傳于世君素長于詩歸家杜門吟詠自適不牟歲得胸膈疾漸至不治方君彌留時適江右撫臺因民之思移檄於原籍奬君有司奉行到門君張目問之鼓聲猶隱隱然在耳也嗚呼此可以瞑矣

江西奉新縣丞李恭懿先生傳　張佳胤

恭懿先生歿余守官不得放手足爲訣既殯讀舒太守所爲誌言先生家世行履甚備先生愛門下士惟余門下士知先生者亦惟余每退食則記憶先生言行皆誌所不載者不可不傳先生卜築別業東郭外脣岡翠栢油然若雲先生讀書其中人稱爲栢山先生云先生上世俱隱據負郭膏腴相繼以貲粟自贍紛然未有以經學起家者先生生而質靈明自少寡言笑簡重類大人長者遇圖籍輒手之不成誦不休稍壯治周易余邑夙號文獻取科第者多以四經顯

而易學未行時有老生趙共者方以易教授國中弟子先生師事之老生故俗儒有私録經解不知傳何物學究日夜扃錮笥中如寶諸生非厚利不得視先生一日竊觀之掩口笑曰此物可覆瓿且不能厚主司一盼何云説羲皇耶乃究意閫學務在目得聖賢之旨一切糟粕筌蹄僅資渉獵非所嗜也先生學既充粹文日益有名每試必高等竟困於有司先生一無愠色嘉靖戊申貢入太學文學裒然冠四方之士餘姚李司成大器之應順天鄉試又下第竟謁選授江西奉新縣縣丞先生不喜操切務以德撫循其民

奉新人役悍見先生仁廉諸所供應夫馬故慢命以
累先生先生捐俸爲之不足則倒槖中物以此先生
官愈貧也後罷政歸日掃榻讀書内外子弟橫經問
難洋洋乎巴水之上先生好深沉之思平居不言人
過不妄取與而惡惡甚嚴人無敢犯且絕跡公府先
生常對弟子談舉業甚精故門人多高弟者至讀書
不求章句亦未嘗輕與人言余自滇督學歸里中數
月每暇造先廬嘗謂余曰易學久晦坊肆中所售者
尤可憎厭與諸子弟言又非舉業所宜因問余曰六
十四卦始於何時余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

辭取諸渙等卦則三畫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卦上古已然矣又曰伏羲八卦非盡取於河圖觀繫辭言仰觀象於天諸句及天生神物諸句亦自可見又曰先天南乾北坤後天何不代之長男女而南離北坎耶此大道之玄老易所同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爲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儒始分經傳故宋人余琰集說不爲無見若使易無序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繫何狀矣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一意無盡云者從前推後原始

云者由後迺前又曰讀乾之彖見文王興周之德讀坤之彖見文王事殷之心余每聽先生言輒聳然悟以爲今之儒者莫之先也嗟乎先生官不滿百石宦橐僅十餘金瀟然物表潛心至理先生信有道人也余既幸同列倣古議謚事謚先生爲恭懿再舉先生平日言行所未播人耳目者使史氏採焉若先生家世及子姓男女語在誌中論曰先生食天之報是耶非耶始先生窮經好修不能博一第惑矣已而領一丞功德甚著卒不得陟明焉惑又甚矣然先生嘉言善行垂憲罔極巴川之士人人能道之先生可以不

朽矣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無求於天下後世而名與天壤俱由是言之天道於先生豈無意哉

教授龍山黃君勲傳　　霍韜

龍山君姓黃氏諱勲字守勲揭陽人也初祖避元亂隱藍田山中號曰藍隱龍山君之考諱鑑號雲崖寔生龍山君龍山君之生也幼而敏學志聖賢嘗曰為學非領其要體其實徒章句詞藻為事去道遠矣龍山君平居無戲言惰色盛夏獨處必正衣冠涉長途端謹若步堂室晨昏肅端如伍聖賢　純皇帝之十九年癸卯龍山君生二十八年矣領鄉薦中丁未乙榜授江西新淦教諭龍山君曰脩巳教人一也遂以振士風扶正學為巳任月與生徒講論貫徹罷却常

苟受生徒貧而勤者分膳周給或疑龍山君矯也問曰君若大用竟能始終爾耶龍山君曰學以地殊志以時改言語與心術異德之賊也道有顯晦大小耶既六載遷柳郡教授龍山君恥士習卑諂欲以氣節勵俗見郡守長揖而已守督過不為動居歲餘乞歸守悔謝龍山君龍山君語諸士曰士苟賤縛利祿由學不明耳竟歸居揭陽之龍山終身焉龍山君嘗手書恭默憂勤中正六言訓其子一道曰終身佩服可已一道字唯夫舉嘉靖辛巳進士由戶部郎中擢守與化時嘉靖甲午歲也明年乙未考劾天下官員南

京科道交章劾唯夫唯夫落職時唯夫治郡僅八閱
月輿論憤憤不平曰唯夫黜驟也問閩布政使徐乾
曰唯夫爲郡如何徐曰閩省第一守也問閩按察使
屠僑亦曰唯夫者閩第一守也乃詘黜也先是林方
齋文俊爲會試考官唯夫者方齋取士也唯夫於方
齋稱舉主厚客焉唯夫守興化寔方齋薦旣而方齋
族弟殺人坐罪死祈恩唯夫唯夫曰曲人命之獄媚
事舉主吾不能由是牾唯夫坐黜科道反其誣詞曰
唯夫受林金巨千脫死囚獄然林獄實不脫或曰方
齋不詆唯夫方齋族弟荷校在獄祈脫死不得脫曰

黄守復任吾死已乃以金行反間賄閩吏黠者擕事南郡騰流言曰黄守贜黄守贜云且以林獄誣曰亦受林金云言官當考劾年例耳流言求官員短長得片語即忻忻動色曰是實跡是實跡告之僚僚亦忻忻曰得實跡得實跡遂載劾牘人曰科道交劾公也已不知猾胥翁張弄言官喉舌太史氏曰龍山君仕不屈身敎新淦日上官褻脩贊宫委千金不稽焉龍山君督事木屑不給私燎人稱介潔歸田日足不躡官衙唯夫守輿化通錢法救旱災遏暴強息奸盜城池學校橋梁之脩有數十不能舉者唯夫叱指門俱

底績築捍海堤尤爲輿化永利葬暴骸露棺無算數枯骨之澤闔郡沾被君子謂龍山君有子又曰可謂世肖云

建昌教授東山張公時宜墓志銘

李元陽

公諱時宜字仲衡東山其別號也先世浙之寧波人宣德間諱洪者爲鶴慶節推貧不能歸占籍劍川之上和村買田以業農後有諱文信者爲諸生文信生勉舉弘治戊午鄉試授黔江令德誼爲人所稱記楊孺人有淑行生五子公其季也公幼穎敏善屬文嘉靖壬辰督學使選之升入太學時監臣博士閱其文深嘉歎羨惜其不遇一解及部試　廷試皆列名上等得除四川崇慶州學正尋遷貴州程番府教授公

以師儒自重以講學明道爲業諸生有志率從者盡革其舊習而不能者亦勉強不敢後督學使道林蔣公不輕許可獨於公再三睠睞每向人言曰他日入聖賢之域必斯人也在職數年拳拳以古道敎士行冠禮以化椎髻倡學田以贍貧士人多從之公爲人方正不阿鄉飲司正席與主並太守欲抑之公曰此坐於敎職何榮著在令甲不可移也竟不能奪監司諸公見其法古初謂其迂既而有成皆翕然敬而愛之撫臺培菴劉公侍御方崖趙公交章薦之于　朝會丁內艱去任不果擢用丙午補江西建昌敎授郡

本文獻士多馴雅涖職未幾從學者日至公益砥礪
勉脩職業多士觀感爲之丕變數月之內駸駸乎有
鄒魯之風矣郡人近溪羅公汝芳倡明道學與公周
旋日不足而繼之以夜每同遊丹霞麻姑諸山討論
忘歸嘯歌自得望之悠然如神仙中人每登講席同
寅咸聽雖盛暑不敢揮扇有不覺揮扇者茫然自失
扇忽墜地竟不敢拾其爲僚友敬憚如此父老龎眉
皓首或不遠百里執幣携子孫欲一識面其爲人景
慕如此一日自思家在萬里年踰六衰遂致其事而
歸諸生留程無問老少皆哭失聲有追送五六百里

若其感人如此比歸故山舊宅蕩没乃擇里于鶴之孝廉村深衣大帶環堵蕭然而一家男女皆習白沙陳先生之歌洋洋乎聲滿里閭過者起敬濵之有歌自公而始道逢鄉中老少諭以兄弟忠信俗爲之化有不然者其父兄必訴于公公召而諭之其人慚服有誤犯者悔曰切莫聞于張先生吏民爲盜公挺身往諭之盜臥弓于地稽首謝而去嗚呼君子哉予與公山齋同宿園館同居善則相勉過則相規今春得公書欲來相訪予方懸榻以待久而不至無何而公訃至矣嗚呼痛哉其子元吉昨歲中鄉試念親老不

赴禮闈今得事屬纊可謂孝子不匱矣公以弘治某
年月日生萬曆丁丑五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七十有
六所著有灌園子東山語錄東山詩草詩教等集行
于世

陳雅言先生墓志銘　　胡廣

先生姓陳氏字雅言以字行其先有曰大朗者宋初繇瑞州銀坑來仕廬陵因家永豐五世祖諱俊建德府僉書判官高祖諱辛建寧府觀察推官曾祖應沐信州司戶參軍祖可權號月庭博學好義嘗割已田數百畝創書院于邑西聚羣書教宗族鄉黨邑以聞于朝賜額曰陽豐田曰義田就以可權爲山長考立本與元路學正生五子先生倫次居中生故元延祐戊午幼聰敏異常年十三可權常閉戶校書先生偶至其傍可權隨手抽架上書令誦聲琅然無一字齟

齡數過卽能背誦稍長授詩於傅翠微授書於徐江東二公見其穎異咸加歎賞初學科舉業旣成遂肆力於古學經史子籍靡不蒐究一夕夢人授以竹簡分九藥囊之由是文思大進前輩多所推讓元末有以茂材薦辭弗就乃著潛夫擬作閔已寒松二賦以見志雖居亂離不廢著述已而喪父搶攘中斂葬必盡禮

國朝初平江西郡縣設官僚舉廢墜永豐首起先生典教縣學屬草創戶口土田失實供需百出縣官無處置先生為規畫公私始便建廟學成祭器先生計度招致賢俊以就教育後皆成材收其族子

之孤寒者撫教之有貧而好學者衣食之其父母妻子相繼而殁無以葬又具棺衾爲葬之前後葬不能舉者凡九喪民有負官租三年者督逋甚急貧無以輸一女鬻之先生爲出所逋租還其女所爲類如此郡守屢舉薦輒以母老辭母年九十四乃終寢苫枕塊三年哀毀喪明服闋目愈草便宜十五事欲上未行而疾作自是竟不起洪武乙丑卒享年六十有八

南康縣學教諭陳公賢傳略

陳賢字廷傑洪武年應明經系政觀之弟賢通胡氏春秋洪武間辟郡學訓導慨然以師道自任其於綱常倫紀身心性命之際每爲諸生反復言之諸生有過必正色譙訶不少貸士肅然憚爲矜滿空清淮教諭歷湖口南康先是三邑文教弗振賢至輒新黌宇葺廟祀以身率先日昧爽即衣冠坐堂上召諸生講論道藝至晷忘倦又作困學箴以勵諸生於是彝倫烝烝幾奢矣兩典閩廣文衡往往稱得人永樂初徵賢與諸儒編輯永樂大典嘗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

咸賦　上奇其才賢在局先後凡八年舘閣諸儒莫不推重時閩士修撰王褒檢討林伯厚王偁典籍高廷禮王恭助教鄭定皆一時文學之選賢與之齊名嘗燕集桃林分韵賦詩爲當世所慕賢視躬嚴翼雖甚寒暑必肅衣冠對妻子如賓友學者稱爲古道先生　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釋于今敢以狥君耶已而有論劾　詔不忠忘親不孝者衆爲賢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　旨置不問江右蒞臬交薦賢于　朝有以才堪大用舉有以燮理陰陽

舉而是時　朝廷以學職爲重竟更四學再四十年不調洪熙改元學官皆入覲衆謂先生老矣盍以休代賢曰吾幸未遽死而得覲　新君安敢言老事竣乞致仕將陛辭而疾作甙勸姑勿入賢曰臣子敢自安而廢禮乎乃力疾趨朝仆籍班行中其從御史王衍屈伸共掖出之疾遂劇瞬没謂所親曰勿以我爲廷得正而斃吾無憾矣賢能推財周急婚喪其内外之孤寒者有邑于客京邸暴病喑不能言第數胸其槖以屬賢賢檢視槖中裝且百金俟之日得無念此乎錙銖弗致而家者吾責也竟全歸之在南康常出

江游見一人病舉爲同舟者所棄乃舁歸學舍予之飲食戒家人謹視之爲移書嶺表久不報及其死歛而瘞之其行義多此類湖人肖賢像于學至今俎豆之楊文貞士奇爲表其墓稱其士行可質鬼神蓋實錄云

雪崖金先生固傳

楊士奇

雪崖先生臨江新淦人姓金氏諱固字守正雪崖其號也家世業儒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成誦稍長出就外傅日誦數百言緣文求義通其大要習聲律課詩援筆立就未嘗經意而語皆不凡時已屹然有巨志刻厲學問母憂其過勤夜讀輒止之則嘗潛置火密室夜深閉戶默誦日親良師友講說既冠兼通書詩春秋及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遂究心於易是時安成劉雲章吉水夏道存兩先生皆以治易爲學者所宗先生往質所業兩先生皆忘年與之交蓋其

爲學自四書五經及子史諸家無不博通精究有所疑必先求諸心然後歷考古說而折衷焉由是所自得多矣至于天文地志律曆器物數度之詳亦無不用心焉雖祈寒盛暑及兵乱竄避山谷艱危困阨之際手未嘗釋卷名其藏修之居曰正心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而忘學也其學以孔氏爲宗漢以下則曰周程朱張吾師也洪武中郡太守聘爲學訓導先生嘗慨師道不振學者日趍於簡陋至是毅然自任嚴約束諸生而身率先之於道德性命之旨正心誠意之方爲之開諭反覆詳明至常戒以敦本務實學正

學爲正人無徒苟事文藝爲利祿討至評論古今人才賢否亦必以此諸生翕然嚮服退而相率遵承先生之教不可違有過更相責善惟恐先生之聞之也先生孝友恭儉出乎天性一言一行皆以誠爲主動循禮法布素泊然家無餘畜非賓客不兼味非其義一介不取而輙巳以賙族姻振匱乏者常如不及介然特立同郷名德宿儒惟梁孟敬劉仲脩胡行簡張莫和聶器之相與爲莫逆交洪武乙巳五月留郡庠顧次子行曰明日之夕吾其死乎得微疾諸生進醫藥先生止之曰命矣時長子幼孜從學二百里外獨

行侍側先生手書四十字詩一章示幼孜書遺命數事示行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翊日自題其神主付諸生使授幼孜晚沐浴更衣端坐至夜二鼓卒春秋五十有七所著詩文有湄湘稿若干卷藏於家幼孜學舉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右諭德永樂十年先生用子貴　詔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云贊曰　余與幼孜同官嘗讀先生之遺文淳厚古雅藹然有德者之言又讀張美和敘刻先生行事一本道德仁義之意余未嘗不徘徊向慕有高山仰止之心焉至其門人學者余往往遇之能道

其師之教而考其持身蒞政皆足以發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惜乎先生之教僅於一郡而已也乃若其屬續之際明於幾先從容綽然非篤學所至哉士苟用志於內以致夫誠明靜一之功則自然必至之理矣其待以他求乎

江西臨江府儒學新淦縣訓導容菴劉公子欽

墓表　　　　錢習禮

景泰甲午十有八日予友劉公子欽以疾卒於家明年乙亥正月八日其子本祔公於金牛臺先塋之次旣求郡守張侯瑄爲銘以納諸壙中復奉事狀踵門詣予文以表於墓上狀稱劉氏先世本沛人唐末有諱崇者仕於袁州刺史樂其風土因家焉後自袁徙吉之永豐瀰上又自瀰上徙吉水之長海故今爲吉水人公諱敬以字行曾祖考學翁仕元爲恒山知縣祖考奇登至治癸亥進士考季道國朝以薦起爲起

居注遷浙江按察僉事廉介有聲毋曾氏昆弟三天皆傳家學公獨資稟超邁志於用世自少嗜學研覃經傳領領不少休落筆為文動有思致儕輩推服郡守朱仲智聞其名舉補郡學生月試季考以及上官合試郡士第其文名往往出人右大見獎異聲稱出等夷益刻苦自勵永樂癸未以書經中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甲申禮部會試第一廷試登曾棨榜進士第埒所取四百七十三人太宗文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公在選中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肄讀中秘書以增益其學食於大官月給膏燭費恭

問之頃上親臨問時舉倂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厲而期待之者甚至朝野之人竦然謂上作新人才以大興文治士君子矚世奇遇交口歆豔不置公與同升之士人人感奮夙夜淬勵以圖報稱時母夫人在堂無恙迎至祿養于京鄉人榮之母歿奉柩歸襄大事執喪盡禮服除入翰林預修永樂大典上慎刑倂以重情民命乃簡授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折獄多所平反被其理者自以不寃亡何坐累謫戍廣西南丹困阨中處之裕如無幾微隕獲之態人用高之仁宗昭皇帝嗣位命廷臣凡經術之士謫居戍伍者舉任

敎官擧時爲翰林學士以公應詔起爲臨江新淦縣
學訓導敎有師法生徒多所造就歷聘福建湖廣應
天鄉試去取精當物論帖然無譁歲滿力請致仕以
歸卜居於郡城之西命其燕休之堂曰密菴又因以
爲別號遠近學者聞之款門而問業者麇至公之敎
人因其材質以訓迪之始終無怠意人故樂受其敎
若工部尚書文襄周公忱翰林侍講學士周敘太常
少卿鄭雍言國子助敎羅伯初廣西按察僉事劉長
吾皆出其門其他名應書職敎事者不可遽數常時
足跡未嘗入公府惟干政體及表賢勵俗即入言之

守武皆見聽用晚而文思不衰四方有來求者應之不倦人遂所欲而去賸達之懷老而不改其度故舊及門生尊酒相歡意豁如也卒前一日出應賓客笑語如平時是夕漏下四鼓奄然而逝生以洪武戊申十月四日壽八十有八於呼予與公生同邑學同志少而往還相好壯而相繼登朝老而先後謝事以歸念江鄉者舊凋謝殆盡思往時會聚之樂邈不可得冀天於予二人者少假以年得從公於青原白鷺閒嘯傲林壑共佚其老豈意公先我而逝哀豈能忘於情哉天之降材於人必將使之見用於世以遂其志

夫何公制於命材弗克施而志有未就佑善之天其不可必若此哀豈能忘於情哉且生而不大顯於時歿而無傳於后其何以爲爲善者之勸因列述公之林志學行俾刻諸墓上之石非惟慰公於地下永邪示於後之人焉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欽堯墓志銘

歸有光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永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主簿又曰世君之考梓爲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

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士所得廪米必以歸其母
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遘危疾禱于縣之神
以求代疾良瘉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荅神貺於
沈翁權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敘時
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
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
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儼然
旣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
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
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忠于朕之

風無不徵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令遥
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
人以爲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
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
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
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
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
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
即還言于大吏權假邳廬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仗劍
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遶城三面鼓譟惟西南隅寂

然君疑之卽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麓中遶逕出樵游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糟糧以歛秦糴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款兵被詔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爲諸生見君所爭于郡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倉者數千人皆竦聽歎息

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即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凡曰道虔平生嶽嶽爲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卲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爲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歆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

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七